性理奥

九之十

共四冊 終

荀子之下品性理讀者之爲 先生
平語嗜者藉雖無學問人宜要觀
之狠詐小人稍勝一籌耳
勿論何爲 全由讀者
新物據擴 均從此出
無能人殷[illegible]題

堯舜其心至今在
泰山絕頂之外
一點浮雲過太虛
禹本由學而成

新鐫性理奥卷之九

始寧印趣丁進纂　弟朗如丁遅訂

歷代

堯舜禹湯文武

程子曰堯舜知他幾千年其心至今在泰山雖高矣絕頂之外無預乎山也唐虞事業自堯舜觀之亦猶一點浮雲過太虛耳

張南軒曰禹之有天下無所與于已又曰禹之爲聖本繇學而成皆其功夫至到者也

聖人無過

程子曰聖人無過湯武反之也其始未必無過所謂如日月之食乃君子之過

聖人無僞

或問高宗之於傳說文王之於太公知之熟矣恐民之未信也故假夢卜以重其事曰然則是僞也聖人無僞

會逢其適

或問湯之伐桀是聖之任者也文王之服事是聖之淸者也楊龜山曰湯非樂爲任文王非樂爲淸也會逢其適而已

范華陽曰昔周宣王任賢使能吉甫征伐於外而王

宣王所以能成功

所順治而外威嚴

伊傅明其在我

之所與處者張重孝友也夫使文武之臣任職而左右前後得正良之士善其君心則讒言不至而忠謀見用此所以能成功也苟險邪之人從中制之則雖吉甫無以成其功宣王能復文武之業以致中興內順治而外威嚴也

伊傅周伯

程子曰伊尹耕莘傅說築岩天下之事非一一而學之天下之賢才非人人而知之也明其在我而已周公至公不私進退以道無利欲之蔽其處已也夔夔

周公不失其聖
清者之量
負石赴河
聖人深知伯夷處
伯夷不知聖人之變

然存恭畏之心其存誠也蕩蕩然無顧慮之意所以雖在危疑之地而不失其聖也　不念舊惡此清者之量伯夷之清若推其所爲須不容于世必負石赴河乃已然却謂他不念舊惡氣象甚宏裕此聖人深知伯夷處至於叩馬之諫乃伯夷知守君臣常理而不知聖人之變便是他隘處不食周粟只是不食其祿非餓而不食也如史記所記陳詞皆非也武王即位十一年伐商必無父死不葬之理

總論

伊尹是兩截人

帝王不易之道

與子以定萬世

只孟子分別出來

要之皆是聖人

朱子曰伊尹是兩截人方其耕於莘野若將終身焉是一截人及三聘而往便以天下爲己任是一截人

程子曰五帝公天下故與賢三王家天下故與子論善之盡則公而與賢不易之道也然賢人難得而爭奪興焉故與子以定萬世是亦至公之法

堯舜更無優劣及至湯武便別孟子言性之反之自古無人如此說只孟子分別出來文王之德似堯舜禹之德似湯武要之皆是聖人

張子曰稽衆舍己堯也與人爲善舜也聞善則拜禹

虛心以爲天下

聖人同歸於道

天下無大事

也用人唯己改過不吝湯也不聞亦式不諫亦入文王也皆虛其心以爲天下也

范華陽曰象日以殺舜爲事得罪於舜故舜爲天子則封之管蔡啓商以叛周得罪於天下故周公爲相則誅之此聖人同歸於道也

胡五峰曰堯舜以天下與人而無人德我之望湯武有人之天下而無我取人之嫌是故天下無大事我不能大則以事爲大而處之也難矣

許曾齋曰堯舜之禪三代之繼皆數然也其間如堯

聖人遇變而通

達於自然之數

大綱無定體

仲尼不能聽齊衛之政

舜有子之不肖變也堯舜能通之以揖遜而不能使己子之不朱均湯武遇君之無道變也湯武能通之以征伐而不能使夏商之無桀紂聖人遇變而通之亦惟達於自然之數一毫之己私無與也

齊衛

胡五峰曰欲撥亂興治者當正大綱知大綱然後本可正而末可定然大綱無定體各隨其時事故齊莊之大綱在於復讐也衛國之大綱在於正名也讐不復名不正雖有仲尼之德亦不能聽齊衛之政矣

兩管仲將如之何

大人必以禮樂正天下

管仲荀息

或問管仲而未死內變六人何傷桓公之覇乎程子曰管仲爲國政之時齊侯之心未蠹也既蠹矣雖兩管仲將如之何未有蠹心於女色而能盡心於用賢也

司馬涑水曰管仲器小先儒以爲不勉君以王而僅止於霸愚謂周天子存而管仲勉桓公以王是教之簒也非孔子意也夫大人時不用則已用則必以禮樂正天下使綱紀文章燦然有萬世之安豈直一時

荀息有詩人重言之意
元凱失左氏之意

之功名巳耶管仲相王成霸禹迹所及冠帯所加未能使之皆率職也而偃然自以爲天下莫巳若也朱紘而鏤簋反坫而三歸此孔子所以稱器小耳

司馬涑水曰晉獻公使荀息傅奚齊荀息曰臣竭其股肱之力不濟則以死繼之及克里殺奚齊荀息死之君子曰詩所謂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爲也荀息有焉杜元凱以爲荀息有詩人重言之意失左氏之意多矣夫立嫡以長獻公溺於嬖寵廢長立少荀息爲國正卿不能救之而遂以死許是荀

息之言玷於獻公未沒之前而不可救於已沒之後也然則左氏之意所謂貶荀息而非所以爲襃也

狐偃趙衰趙文子

聖賢修身治國之道

眞西山曰狐偃趙衰從文公出亡十九年其輔翼扶持不遺餘力矣然未講聖賢修身治國之道故其始覇也請王者之隧圍天子之邑勸天王之狩獨其用人一節頗得古人推賢尚能之意然自二子而觀則子餘之言論風旨又非舅犯所及

用人頗得古人之意

子餘非舅犯所及

文子之賢出於天資

眞西山曰趙文子之賢出於天資而未嘗輔之學故

視畢衛何相去之遠

談笑當裹甲之變

志不能帥氣年未及耄而偷惰形焉其視畢公弼四世而克勤小物衛武過九十而以禮自防何相去之遠耶此無他無理義以養其心則昏於豢養敗於戕賊未老而然矣

呂東萊曰趙文子其中退然如不勝衣其言吶吶如不出諸口及宋之盟談笑以當裹甲之變神閑氣定而不亂晏子長不滿六尺及崔慶之盟白刃在前毅然賁育不能奪蓋其怯者血氣也其勇者義也

子產

子產不達爲國
以禮底道理

是他力量只到
得這裏

子產似守得定

當時自有一般
議論

子產從容回斡

或問子產鑄刑書作丘賦是他不達爲國以禮底道理徒恃法制故鄭國日以衰削朱子曰是他力量只到得這裏觀他與韓宣子爭時似守得定及到伯有子晳之徒撓他時則度其可治者治之若治他不得便只含糊過去故當時自有一般議論如韓獻子分謗之說

眞西山曰子產以鄭簡公十二年爲卿歷事定公獻公聲公凡四十餘年從容回斡皆有次第其於內也務息諸大夫之爭而去其尤不可令者然根之難拔

大人格心之業未聞
得聖門器使之道
猶是三代直道之民

者不輕動以激其變惡之既稔者不緩治以失其機故自子南逐子晳死豪宗大姓弭然聽從於其外也事大國以禮而不苟徇其求故終其身免諸侯之討而鄭能以弱爲強然大人格心之業未之聞焉豈四君凡庸不足與進耶至其用人盍得聖門器使之道而權衡所當取法也

商鞅樂毅孫臏

陳潛室曰商君變法秦民言不便者千數猶是三代直道之民令行之後道不拾遺鄉邑大治終復言法

毅亦戰國之士

田单亦忠義

便者則戰國刑戮之民矣不下毒手如何得他合口

當看商鞅行法始末

或問樂毅伐齊文中子以爲善藏其用東坡責其不合妄效王者事業以取敗二說孰是朱子曰樂毅兼秦魏之師又因人怨湣王之暴故一旦下齊七十餘城及殺湣王則人怨息矣毅又懼三國之分地也急發遣焉以燕之力量自合至是而止更遇田单亦忠義者盡死節守二城非樂毅之不欲取不能取也毅亦戰國之士安有王者之師耶

孫臏料龐涓

遂著名楚趙

范雎談笑而取秦柄

問孫臏料龐涓暮當至馬陵如何料得如此好使不舉火看書則如之何曰臏料龐涓是箇絮底人必看無疑此有三樣上智底人必不看下智底人亦必不看中智底人必看看則墮其機矣

毛遂趙括仲連

陳潛室曰昔毛遂上不數於其主下不齒於其徒而卒能奮身決起著名楚趙苟非見棄於人安能以有激乎蘇秦之相六國妻激之也張儀之相秦友激之也范雎談笑而取秦柄讐激之也故善用人者於其

奇人節士無以自見

馮亭狙詐之術

平原不見天下之大勢

凌厲頓挫之時而乘其感慨奮激之氣雖尋常之人皆能自效尺寸如其安於豢養而生平之志願已足則雖奇人節士亦或無以自見也　長平之敗不唯一趙括爲之平原君實爲之也蓋當是時秦扳野王而上黨路絶是上黨之在韓有已亡之形而秦有垂得之勢今韓以空名歸趙實欲嫁禍於趙此蓋馮亭狙詐之術耳趙欲安坐而利之則雖强大不能得之弱小而弱小果能得之强大乎且無故之獲有道之所深憂也非望之福哲人之所甚禍也平原不見天

仲連非策士所及

仲連頡頏一世

仲連天下士

下之大勢暗於徂詐之術棄龜鑑之名言而自遠危亡耳曾仲連亦戰國策士耳而奇氣踈節憤激陳義有非策士所及者鷹隼高飛於雲漢虎豹長嘯于山林其頡頏飛騰之氣豈人之所能近哉一旦受人之羈縶而豢養於韝圈之中則與雞犬何異何者唯其有所欲故也仲連唯不見所欲故不受人之羈縶而高飛長嘯足以頡頏一世雖未必爲天下士而人固以天下士奇之矣

藺相如

捧璧睨柱

爲君子所難

楊龜山曰相如持三寸舌入睚眦不測之秦卒能以完璧歸亦足壯哉然當其捧璧睨柱示以必死蓋亦摩虎牙矣夫死非難死不失義不傷勇爲君子所難也且秦趙之不敵蓋雌雄之國也古有以皮幣犬馬珠玉而不得免者況一璧乎雖與之可也相如計不出此乃以孤单之使逞螳怒之威抗臂秦庭當車轍之勢其危如一髮引千鈞豈不殆哉當是時使秦卻趙璧終不可得而欲僥倖不死難矣尚安得爲不失義不傷勇乎不三數年趙卒有覆車陷城之禍徒以

璧爲之祟

趙國相傳以此爲寶

古人傳國所重

黃歇取楚太子

璧爲之祟也至於澠池之會又非所謂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與

朱子曰龜山論相如不當與秦爭璧夫和氏璧趙國相傳以此爲寶若輕爲奪去則國勢或因之不振寶玉之屬古人傳國所重子孫以能守爲孝相如盖料秦之不敢殺故敢如此非孟浪爾也戰國如黃歇取楚太子亦若是也當時被他取了秦也不曾做聲只恁休了

黃歇侍太子于秦聞楚頃襄王疾因應侯請王歸太子王不許歇教太子逃亡自爲守舍謝罪

廉頗攻武襄君

感相如之義

蘇秦以術而激儀

平昔未嘗用情臨事不可以情告

屈原之心忠清潔白

廉頗秦儀

呂東萊曰趙氏武襄君樂乘代廉頗頗怒攻武襄君廉頗出奔魏以是推之則向者肉袒負荊之悔特感相如之義而非眞悔也悔不發於己而發於人烏可久也　蘇秦張儀同門友也蘇秦將止秦兵不以情而遣儀乃以術而激儀何耶盖平昔師友之間未嘗用情故臨事不可以情告也

屈原范雎

朱子曰屈原之心其爲忠清潔白固無待辯若行之

屈原千載一人

屈原忠而過

穰侯擅權未如雎所言

不能無過則亦非區區辯說所能全故君子之於人取其大節而略其細行則雖三人猶必有師者況屈子乃千載而一人哉故屈原之忠忠而過者也屈原之過過于忠者也

司馬涑水曰穰侯相秦秦益强宰制諸侯如嚴主之役僕夫亦其功也范雎非能爲秦忠謀亦非有怨于穰侯也欲行其說而穰侯適妨其路故控其喉拊其背而奪之位秦王視聽之不明遂至於遷逐母弟穰侯雖擅權未至如雎所言孔子惡夫佞者豈以此夫

漢唐未見其右

總論

許庸齋曰春秋上下二百餘年其間如齊之鮑叔管仲晉之舅犯先軫郤克趙衰宋之華元楚之子文蔿賈秦之百里奚鄭之子產吳之季札皆足以尊主而庇民捍災以制變繼絶世而興治平若較之三代王佐之才固未可同日語求之漢唐未見有出其右者然考諸人之事業皆無能用天下而止足以用一國豈嘗氣運之厄雖有偉人特起欲以天下爲己任亦無所施其材力耳

翦伐楚請田宅

秦

秦始皇用王翦將兵伐楚翦請田宅甚衆或者非之翦曰今王空國以委我倘不多請田宅爲子孫業則王疑我矣張范陽曰君臣至此衰世之風也君不信其臣故以術御臣臣不信其君故以術防君欲其始終無間難矣

陳潛室曰秦遷太后於離宮諫死者二十七人而後來猶未已夫秦無道極矣而在庭何多直節也盖生於戰國之世無一而非口舌之士仕于危亡之朝無

後來愈出愈奇

未知烏止誰屋

一而非口舌之功故常喜出於波濤洶湧之間游人之所不能泳與濟俱沒與汩俱出而幸不死焉是其所以爲工耳若夫潢汙行潦弱翁稚子可褰裳而濟彼豈以是動其心哉此所以積尸秦廷而後來愈出愈奇也雖然亦危矣逆驪龍之頷而取其珠料虎口而奪之食若茅焦者亦危矣

陳䒱室曰陳涉之起謫戍也未嘗有一日之規徒以其憤憤之心決一日之死盍未知烏止誰屋也吁亦悲矣天下苦秦之禍故家遺俗豪人俠士喪氣殆盡

秦民湯武

陳涉乃其所不慮之戍卒猶能爲天下而首事雖其人物卑陋事至微賤而古今猶幸之蓋積萬年之憾而發憤于陳王猶曰此秦民之湯武耳

總論

胡五峰曰一氣大息震蕩無垠海宇變動山勃川湮人消物盡舊迹亡滅是所以爲鴻荒之世與氣復而滋萬物生生敦倫理所以道之也飭封井所以濟之也封井不先定倫理不可得而敦禹周視海內奔走八年辯土田肥瘠之等而定之立井牧多寡之制而

夏后氏所以有天下

殷周所以王天下

漢唐之盛不王

世儒不知王政之本

賈生溫公之論

授之定公侯伯子男之封而建之然後五典可敦此夏后氏所以有天下也後王不才禹制浸隳以至桀紂天下大亂湯武正之明其等申其制正其封以復大禹之舊而人紀修矣此殷周所以王天下也仁政既亡有天下者漢唐之盛其不王入也非天也其不亡天也非入也乃世儒不知王政之本議三王之有天下不以其道而反以亡秦為可法也

問溫公稽古錄泰論謂知及之仁不能守之又賈生之論曰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朱子曰賈生溫

高祖放項有三事

公之論非爲攻取者謀以爲可以如是取之而無害也乃爲旣得之後而謂以爲如是則或可以守耳今且設身處胡亥之地而謀所以守則彼前日之逆取者旣不可及矣吾乃可以拱手安坐以待其亡耶

西漢高帝

程子曰高祖其勢可以守關然而須放入項王者有三事一是有未坑二十萬秦子弟在外恐内有父兄爲變二是漢王父母妻子在楚三是有懷王

劉元城與馬永卿論圍棋曰高低不甚相遠但高棋

高棋識後先着

閑棋有過行法

高帝當局而迷

識先後着耳方黥布以窮來歸高帝洗足不起以挫其鋭布欲自殺後見帳御從官如漢王則又大喜過望以識先後着耳梁武帝方侯景以窮來歸遽裂地而王之其後景凡有所須輒痛挫抑之故景反而梁亡此以後着而爲先着也閑棋又有過行者高帝聞韓信欲爲假王輒大怒慢罵良平躡足此過行法也且高帝見處不甚相遠但當局而迷耳使良平遇瞎主卽累千萬言何益哉

朱子曰太公爲項羽所執高祖若去求告他定殺了

言是高祖說得不是

高帝之興有合三王

高帝名正義立

宏遠二事可驗

只得以兵攻之他却不敢殺問舜棄天下猶敝屣如何曰如此則父子俱就戮爾亦救太公不得若分羹之語自是高祖說得不是

張南軒曰唯仁義足以得天下之心三王是也高帝之興未有合乎此定三章之約從三老之説皆仁義也而卒以亡楚良繇此名正義立故也

問高帝規模宏遠何事可驗曰約法三章用三老董公仁義之説此二事可驗嘗讀史至平城之圍内外不通者七日用陳平秘計僅而獲免禍爲帝危之盖

人主當端其一心

沛公帝業于是乎興

由高祖急於功利輕信十輩之言遂欲邀功遠夷雖有婁敬之忠反怒其妄言沮軍也是故爲人主者又當端其一心勿以小功淺利自惑則臣下是非之言可坐照矣

陳潛室曰懷王項氏所立而獨屬意於沛公方其議遣入關也羽有父兄之怨於秦所遣宜莫如羽者而獨遣沛公曰吾以其長者不殺也沛公帝業盖于是乎興矣夫項氏之興本假於亡楚之遺孽顧迫於亞夫之言起民間牧羊子而王之始以爲大有造於楚

英雄得執此爲辭

范增之謀祇以爲漢

天下之士歸心

而今則視羽蔑如也則羽此心鬱鬱豈能久居人下者自我立之自我廢之羽以爲此吾之家事而不知英雄得執此爲辭也故自三軍縞素之義明沛公之師始堂堂於天下而羽始奄奄九泉下矣懷王之立曾不足以重楚懷王之死又適足以資漢然則范增之謀欲爲楚也而祇以爲漢也又曰高帝之爲義帝發喪也三軍縞素天下之士歸心焉雖然帝亦詭而用之耳是三老董公之善謀豈出於帝之本情哉

沛公之始入關也約法三章及項氏既滅天下一家

漢世不刊之典眞主一言其利溥

殘忍是無學問

取天下如推車子

躡足不悞後大害事

而三軍之法不移如山遂爲漢世不刊之典眞主一言其利溥哉　又曰高帝人皆謂其寬仁長者韓彭英盧未免於誅何也方事之殷能奪諸公死力是高祖善將將處及事之定置諸公於死卽將將之餘習未忘寬仁是天資殘忍是無學問

許魯齋曰高祖有取天下才量如推車子須是自推得六七分別人扶領二三分雖陡峻處都行得若全推不得全仰別人平地上也行不得況陡險乎諸功臣但輔翼之也躡足不悞後大害事

仁厚中有神武

文帝不以至公處巳

文帝

程子曰文帝殺薄昭雖未免少恩然以仁厚之資爲之是借他以行法仁厚中有神武焉

楊龜山曰文帝以竇廣國有賢行欲相之恐天下以爲私不用用申屠嘉此乃文帝以私意自嫌而不以至公處巳也

張南軒曰文帝以庶子居藩國入踐大統有司請建太子則先示博求賢聖之義而推之於吳王淮南王有司請王諸子則先推諸兄之無後者立之其辭氣

文帝修代來功明先後之宜記史者亦可謂善發明

說老夫越吏

文帝不以側室[illegible]爲諱

温潤不迫其義誠足以感人也凡所以施惠於民者類非虛名皆有誠意存乎其間故史於其編年曰帝旣施惠天下諸侯四方遠近懽洽乃修代來功又可見其明先後之宜而不敢私已記史者亦可謂善發明矣其待夷狄以南越尉陀之强恣高帝猶難服之而帝特施恩惠遣使遺以一書其書首辭曰朕高皇帝側室子也棄外藩奉北藩於代故陀報首亦曰老夫故越吏也自去帝制下令國中稱漢皇帝賢天子不敢慢盖文帝不以側室子爲諱則陀敢以越吏爲

忠信可行蠻貊

賈誼爲當時英俊

四者廢一不可

嫌哉推此忠信可行蠻貊信矣惜其大臣不過絳灌申屠嘉之徒獨有一賈誼爲當時英俊而誼之身蓋自多所可恨而卒亦不見庸也故淮南薄昭之事未免陷於刑名其後新垣平之邪說得以入之然終以天資之高旋卽悟也嗚呼賢哉故予猶重惜其諸臣之無以佐下風也

問肉刑始於苗唐虞三代又不革漢文以一女子之言革之何耶陳潛室曰先儒謂井田學校封建肉刑四者廢一不可不知秦變古法凡古人教養處掃地

文帝通變宜民

兩事不可同日語

便是湯文以上人

八

不存單留肉刑以濟其虐雖微文帝必有變之者此益損益盈虛理勢必至能通變宜民雖成康復起不能易也　問文帝時吳王不朝賜以几杖與唐之陵夷藩鎮邀節鉞者何異曰文帝是純任德教權綱在上伸縮繇巳唐一向姑息權柄倒持於下予奪繇人兩事不可同日語　問晦翁以三代之下皆人欲而非天理且如文帝在漢如何斷以人欲曰只是天資純粹暗合聖賢元不從學問中來若以此美質更從學問上徹底理會便是湯武以上人

大人君子可爲天下用

武帝足以有爲

景帝

胡五峯曰漢景以郅都甯成爲中尉以嚴酷治宗室貴戚人人惴恐夫親親尊尊之道必選天下有節行賢德之人爲之師傅交游而將有大人君子可爲天下用何有憂其犯法耶

武帝

朱子曰武帝病痛固多然天資高志向大足以有爲若能以仲舒爲相汲黯爲御史大夫豈不大有可觀惜乎無眞儒輔佐不能勝其多欲之私也

武帝有四事

表章六經

張南軒曰武帝奢侈窮黷之事與秦皇相侔而不至於亂亡者有四事焉高帝寛大文景惠養其得民也深流澤滲漉未能遽泯非若秦自商鞅以來根本已蹶民獨迫於威而强服耳此一也武帝所爲每與六經戾夫非眞能尚儒者然猶表章六經聘召儒生爲稽古禮文之事未至蕩然盡棄名教如秦之爲此二也輪臺之詔雖云已晚然誠意所動固足以回天之心與卒悔於行而不悛者蓋甚有間此三也悔過之後侈欲之機息而清明之慮生是以能審於付托昭

四者相須維持
存亡之機所係
漢法非軍功不侯
丞相封侯自弘始
武帝不善變

帝之初霍光當政述文景之事以培植根本有以祈天命永矣此四也以四者相須維持是以能保其祚然予深有取於輪臺之詔以爲存亡之機所係也

陳潛室曰漢法非軍功不侯非列侯不相儒者既無軍功可論永無入相之路此高祖馬上之陋習至武帝始任御史大夫公孫弘代薛澤爲丞相封平津侯丞相封侯自弘始也然以列侯爲相雖漢之陋規而非軍功不侯則漢之良法儒者既可以相則自版築而遽登相位何嫌而猶欲假封侯以爲重此又武帝

變法所以難

之不善變也夫相者既非真儒俟者又非軍功是武帝更張之善意不免一舉而兩失此變法之所以難也

宣帝

漢宣帝識治勢

羅豫章曰宣帝詰責杜延年治郡不進乃善識治體者葢中興之際內之朝廷外之郡縣法度政事未備或治郡不進則百職廢矣烏可不責乎夫一郡尚爾況天下乎予謂漢宣帝識治勢

漢家不易之論

張南軒曰宣帝謂漢家雜伯蓋亦不易之論自高祖

三代公共天下之心

王道如精金美玉

文帝資美而術駁

天下立國規模大抵皆因秦舊而非復三代封建井田公共天下之心矣如約法三章爲義帝發喪要亦未免有假之之意則其雜伯固有自來夫王道如精金美玉雜之是亦伯而已矣唯文帝天資爲近之然亦雜於黄老刑名考其設施動皆有術但資美而術駁耳至宣帝則又伯之下者桓文之罪人也西京之亡自宣帝始蓋文帝養民之意至是而消磨矣

或問孝宣綜覈名實而王成以僞增戸口蒙賞遂起天下俗吏之僞綜覈者安在陳潛室曰刑名術數之

宣帝殆用此術

范增曾無一言及此

家各是執一實以御百虛老蘇所謂人服吾之識其一而不知吾之不識其九也宣帝殆用此術間有受人欺處不害其大體也

范增

楊龜山曰高帝謂項羽有一范增不能用故爲我擒予以爲羽雖用增無益於亡也項籍以閭閻匹夫之資首天下豪傑視秦車之覆猶不知戒欲以力制天下所過燒夷殘滅是以秦攻秦也范增曾無一言及此乃區區欲立楚後其後致項有殺義帝之名又數

人物有無是第一節

激發天下之大機括

子房未見有此大討

欲害沛公借令沛公死天下其無沛公乎

陳潛室曰繫興亡處須看人物有無是第一節范增豈三傑比耶但就項羽人物言之有此人耳

董公

許庸齋曰方楚漢爭雄之時能激發天下之大機括者誰與三老董公說之以三軍素服共誅楚之弑義帝者順德逆德之辭昭然與日月爭光此豈蕭何文墨議論之比即子房號爲帝師亦未見有此大討也

蕭何

蕭何爲一代宗臣

蹈於成功身退之義

蕭何治未央宮深意

高帝在何術中

楊龜山曰蕭何除秦苛法天下宜之作畫一之歌班固謂爲一代宗臣非虛語也然高帝既平天下於功臣多所忌刻至出私財以助軍費買田宅以自汚僅能自免甚至械繫不去蓋不學無聞蹈於功成身退之義耳

劉元城曰蕭何治未央宮蓋欲順適帝意以就大事不欲令窺其秘也故假辭云爾此何之深意也而史氏不欲明言之又不欲不言之乃書上說二字以見高帝在何術中而且樂都關中也

蕭何營緝根本

相業之大

得爲相用人之體

曹參寬裕有識

及者固已數起

蕭何獨收圖籍

張南軒曰蕭何在關中營緝根本漢所以得天下者以關中根本先壯故也此相業之大者又爲相之初首薦韓信而三秦之計定亦得爲相用人之體曹參雖不逮何然以摧鋒陷陣勇敢果銳之氣而施之治民乃能盡斂芒角以清淨爲道其人亦寬裕有識矣然二子皆未之學不能遠追三代之業故在高帝之世反者固已數起此爲可憾耳

陳潛室曰蕭何獨收圖籍世常以刀筆吏少之夫刀筆吏多矣而何獨知丞相府有圖籍則自其爲郡縣

其器已不在人下

養民以致賢人

三人相國之器

固沛公所以興

與買田宅自污意同

小吏時固已習國家之體要此其器已不在人下矣及勸沛公不攻羽而養其民以致賢人天下可定矣何之器度若此其位又當不在人下矣昔晉重耳之亡也從亡三人者皆相國之器君子曰用人如三人公子何患於喪乎吁此固沛公所以興也　又曰高帝都關中之意猶豫未決蓋燋殘破故也何大建宮室以轉其機至其自誇壯麗令人皆譏其無識不知何不欲以據形勢定根本姑假世俗之言以順適其意與買田宅自污意同

二人勇略蓋世

與棘門霸上之軍何異

張良能用漢高

韓信

楊龜山曰韓信用兵甚奇所向風靡眞漢與名將也至其軍修武也又輔以張耳二人皆勇略蓋世余讀怪漢王自稱漢使晨馳入壁即臥內奪其印符麾召諸將易置之而耳信未知也與棘門霸上之軍何異非有制之兵也

張良

程子曰人道漢高能用張良却不知是張良能用漢高良計謀不妄發如後來立太子事發無不中豈不

鴻冥鳳舉

孔明子房人品

黃石一編中來

是良用帝乎
楊龜山曰子房功成知隱視去權利如脫敝屣雖寄身朝市而翛然如江河萬里之遠鴻冥鳳舉矰繳不及方諸范蠡其優矣哉　或問孔明子房人品曰子房全是黃老皆是黃石一編中來若不得那清高之氣緣飾遮蓋則其縱橫詭譎殆與陳平一律耳問鄧子云智哉留侯善藏其用如何曰只燒絕棧道其意自在韓不在漢及韓王成爲項羽所殺韓滅無所歸乃始歸漢則其事可見矣

子房有儒者氣象
子房出處大致
子房非有求於高帝
子房所守在義

張南軒曰子房五世相韓篤春秋復仇之義其狙擊秦政非輕舉也其復仇之心苟得以一擊而遂焉則亦慊矣漢之爵祿不足以羈縻之故予以爲有儒者氣象三代之後未易多得此其出處大致也至其從容高帝之旁計畫不汲汲於售而所發動中節會使高帝從之蓋子房非有求於高帝故能屈伸在已而動無不得觀帝侮慢士大夫如隋何酈食其陸賈輩皆撫而忽之至蕭相國之功下之廷尉獨於子房敬之而不敢慢非子房所守在義而不以利動何以至

高帝可謂明遠

轉主心如轉戶樞

獨喜子房此着

此雖然以高帝之英武而能虛己以聽蓋亦可謂明也已矣可謂遠也已矣

陳潛室曰子房言無虛發平生智謀因事方用如對高帝諸將沙中偶語之言亦是此意所以撥轉主心如轉戶樞後來四皓之計自度不能得之於口舌之間故於人主機括中撥轉來伊川不喜人用智獨喜子房此着自是轉移君心一道理未可以一筆勾斷

陳潛室曰昔項羽以巴蜀為死地而謀遷沛公沛公亦以死地視巴蜀而忿嫉項羽當是時也取舍屈伸

張良安沛公之心

張良見明計熟

三傑眞人傑

三子智謀畧同

之理唯蕭何知之故勸王王漢中收用巴蜀還定三秦及其旣就國也羽肝肺之謀唯張良知之故燒絶棧道以示項羽無東意此蕭何所以強沛公之行而張良所以安沛公之心也張良可謂見之明計之熟矣至於三秦之謀卒定於韓信之手三傑眞人傑也何與良有卓越之見而始勸沛公之入韓信乘罅漏之餘而徑勸沛公之出其入也所以養其出也其出也所以用其入也三子智謀畧用故蹙楚之効同孰謂關中非沛公囊中物耶善乎史臣之論高祖曰從

從諫如轉圜

高祖知成敗之勢

彭越人物功勳

諫如轉圜方羽之王三降將於三秦而王高祖於漢中也高祖不勝其忿而欲奮於一擊周勃等又從而諫之及蕭何進諫而高祖幡然改悟罷兵就國徐起而還定之如取諸寄此豈有他術也知成敗之勢而已是以高帝之定三秦也不在於引兵故道之日而在於不攻項羽之日不在於拜將之後而在於聽諫之初

彭越

陳潛室曰彭越人物功勳皆非信比但其常以游兵

彭越有功於漢

曹參能克己

氣質都變了

曹參避正堂舍之

二人體國之誠心

出入梁楚為項氏腹心之疾所以有功於漢

曹參

楊龜山曰後世如曹參可謂能克己者參本武人攻堅陷敵是其所長至其治國為天下乃以清淨無為為事氣質都變了方參為齊相退然不自用盡召長老諸先生問所以安集百姓既得蓋公避正堂舍之尊用其言而齊大治後為漢相亦以治齊者治天下初參與蕭何有隙何死唯推參參代為相一遵何法二人者苟無體國之誠心忘一己之私嫌則排陷紛

曹參一代宗臣

更將無所不至其能若此哉參卒爲一代宗臣蓋有以也

周勃可屬大事未得人臣事君之義

周勃陳平

或問周勃雖厚重少文可屬大事然其畏誅令家人持兵自衛未得人臣事君之義而班固以爲漢伊周何耶陳潛室曰周勃處事煞有周章處如旣入軍復問左右袒迎文帝至渭橋却欲叙私謁安劉事特幸成耳

陳平不知道亦知學

程子曰陳平雖不知道亦知學如對文帝以宰相之

平十八侯位不與

軍功中三事最重

三人亦有所憚

職非知學安能此

陳潛室曰良平漢之功臣也十八侯位次何以不與蓋漢封功臣明誓之辭曰非軍功不侯軍功中又三事最重一曰從起豐沛二曰從入關中破秦三曰從定三秦良平皆帷幄謀議不履行陣所以十八侯位次不與

王陵

張南軒曰呂氏欲王諸呂獨問王陵周勃陳平三人者蓋亦有所憚也陵引高帝白馬之盟以對固足以

人臣立朝徇義

折其姦心矣使二子者對復如陵吾知呂氏將悚焉縮而不敢乃唯然從之反有以安其邪志而遂其凶謀雖有安社稷之言尚何道哉抑二子安劉氏之計亦疎矣鄙意不可刼北軍不可入呂須之謀行不亦殆哉人臣之立朝徇義而已利害所不當顧也使人臣當變故之際畏死貪生不知徇義而曰吾欲用權以濟事於後則國家何賴焉夫所貴乎權者謂其委曲以行正也若狄仁傑是已其始終之論皆以母子天性爲拳拳日以復廬陵王爲事所謂紆徐曲折而

人臣之義當以王陵爲正

兩生見得如此

卒成其志者用功深矣人臣之義當以王陵爲正以狄仁傑爲法

叔孫通

朱子曰叔孫通爲綿蕞之儀至於羣臣震恐無敢喧嘩失禮者比之三代燕享羣臣氣象便大不同葢只是秦尊君卑臣之法魯兩生之不至亦只是見得如此故不肯從耳

陳潛室曰叔孫通定禮樂召兩生不至曰禮樂積德百年而後可興葢以叔孫通非興禮樂之人故設辭

子雲以大臣許兩生出處可卜事業

四皓權謀之士

高祖題目不正

以拒之耳楊子雲以其自重難進有所不爲故以大臣許兩生葢因其出處之間可卜其事業也

四皓趙堯

朱子曰四皓只是權謀之士觀其對高祖之言亦是脇之之意然高祖立如意題目不正諸大臣不心服到後來呂氏橫恣人心憤悶不平故大臣誅諸呂之後因得以誅少帝少帝非惠帝子畢竟是呂氏黨不容不誅耳杜牧之詩云南軍不袒左邊袖四老安劉是滅劉

金注

楊龜山曰高帝惓惓於趙王而卒用趙堯之策可謂以金注也金注莊子云瓦注者巧鉤注者憚金注者殙注射也射而賭物曰注以金爲注則愛心重而愈殙矣殙憐惜也且呂后以堅忍之質濟之以深怨積怒其於趙王欲得而甘心久矣一貴強相何足以重趙哉善爲高皇計者不以袵席燕好之私亂嫡妾之分使貴者不凌賤者不迫夫夫婦婦而家道正矣是將化天下以婦道如關雎之詩豈特無人彘之禍而已哉

季布張釋之周亞夫賈誼

賢者誠重其死

未明春秋之法

定國不勝釋之

知道者與天地相似

楊龜山曰季布奴辱於朱家非有深計遠慮也期以免死而已班固謂賢者誠重其死夫死非其所固賢者所重然君子固有舍生而取義者固爲此說豈以管仲之事與之乎皆未明春秋之法也楊子曰明哲不終事項得其義矣

呂東萊曰自史氏論則民自以爲不寃者勝於天下無寃民然以實考之則於定國實不勝張釋之

胡五峰曰周亞夫霍光不學不知道能進不能退殺身亾宗是功名富貴誤之也知道者屈伸通變與天

子房進於是　賈誼不善學　君子自重其身　賈誼章具儀法　三表五餌

地相似功名富貴何足以病之張子房進於是矣
程子曰誼之言曰非有孔子墨翟之賢孔與墨之一
言其識末矣其亦不善學矣
楊龜山曰絳灌之徒高帝所與平天下定法令誼以
疎遠驟進之人欲一旦悉更奏之此讒釁所由起也
古之君子自重其身常若不得已而後進入君非有
至誠不倦之心不足以有爲也且誼之章具儀法與
夫三表五餌其術固疎矣誼書謂愛人之狀好人之
技仁道也信爲大操常義也愛好有實已諾可期十

死一生彼將自至此三表也賜之華服車乘以壞其目賜之美食珍味以壞其口賜之音樂婦人以壞其耳賜之高堂邃宇倉庫奴婢以壞其腹於來降者上以召幸之相娛樂親酌而手食之以壞其心此五餌也

張南軒曰賈生英俊之才若董相則知學者也治安之策可謂通達當世之務然未免有激發暴露之氣其才則然也天人之對雖若緩而不切然反覆誦味淵源純粹蓋有餘意以其自學問涵養中來也讀其

通達當世之務

淵源純粹有餘意

二子氣象如在目前

袁盎不能正其君

戰國策士之常

奏篇則二子氣象如在目中而其生平出處語默亦可驗於是矣

袁盎賈山

楊龜山曰淮南王驕恣不早辯之養成其害卒至敗國亡身文帝不無罪也鄭共叔不義得衆詩人以刺莊公而春秋交譏之正謂此也袁盎不能明義以正其君乃以無稽之言謟之不亦愚乎若七國之反聞晁錯之欲治已也反以啇禍中之此戰國策士之常也然二人之相賊其志一也特係其發之先後耳

賈山借秦爲喻　文帝不能用頗牧　魏尚守雲中　田叔知所處

楊龜山曰孝文恭儉仁慈而賈山借秦爲喻宜若過矣然君臣交儆正在無虞之時如舜之臣猶以丹朱戒其君則山之借秦不爲過也

馮唐田叔

楊龜山曰馮唐謂文帝不能用頗牧然亦深中其病也夫李牧之爲趙將也軍市之租皆自用賞賜皆決於外不從中覆故能有成功魏尚守雲中上功首虜差六級文吏卽以法繩之文帝不能用李牧信矣

楊龜山曰班固謂田叔隨張敖赴死如歸彼誠知所

孟舒爲雲中守

田叔譽人以自贊

田叔燒梁獄詞空手來見

善處人子母兄弟之間

漢景能賢田叔

處子謂田叔之隨王雖以身死之何益於趙烏在謂知所處孟舒爲雲中守而士爭臨城死敵此誠長者而田叔乃以隨張王事首稱之斯言豈特爲舒而發抑亦自賢耳夫譽人以自賢豈長者之一乎張王趙王耳之子尚高帝文帝過趙敖執子壻禮甚卑士箕踞嫚罵之趙相貫高趙午等怒謀弑帝人告之午等伏誅廢敖爲宣平侯

胡五峰曰田叔悉燒梁獄詞空手來見可謂善處人子母兄弟之間者也漢景忌刻之君也而能賢田叔有過人之聰明越人之度量者何蓋以太后在上不

敢肆故也天理存亡在敬肆之間耳孔子作春秋必記災異警乎人君萬世不死也

晁錯竇嬰灌夫

孔子處之必有道

汲黯寢淮南之謀

楊龜山曰漢之有七國未若魯之三家也孔子墮三都之城而三家無敢不受命者則其處之必有道矣錯無碩德重望以壓服其心而強爲之謀其召亂而取禍蓋無足怪者武帝時淮南王可反獨畏汲黯之節義視公孫弘輩如發蒙耳則天下果非智力可爲也以一汲黯猶足寢淮南之謀而況不爲黯者乎

楊龜山曰竇嬰爲相推轂士類尊用儒術直已以往不撓權貴致晚節失位與灌夫相爲引重二人者並位公侯顯名當世其平生意氣何其壯哉田蚡以外戚進顯遷奢無度而二人者乃幸其臨況以爲名高其志又何汚也蓋鶩勢榮者勢窮則辱終以一朝之忿卒與俱滅是亦不知量也

卜式公孫弘

陳潛室曰漢方事匈奴而卜式願輸粟助邊方事南越而式願父子俱死天下方事匿財而式猶欲傚助

因式獲罪者十室九

式何不先衆人而爲

公孫弘亦有長處

二事得大臣之體

公家之費先式之樂爲皆衆人之所難爲而武帝之所欲爲者式輒揣其意而逆爲之天下因式獲罪者十室而九而式之褒寵眷遇自以爲有用於天下及武帝當封禪而式獨以不識文章見棄式乎何不先衆人而爲之乎

劉元城曰公孫弘奸詐人也亦有長處諫罷西南夷不用卜式郭解此二事得大臣之體

霍光

問霍光小心謹厚而許后之事不可謂不知馬援戒

取其一節

正不當如此

霍光可當大事

諸子以口過而累屍之禍乃口過之所致二人之編在小學無亦取其一節耶朱子曰采葑采菲無以下體取人之善爲巳師法正不當如此論也

張南軒曰霍光天資厚重可當大事而其所以失則由於不學之故也以周公之功詩人形容之曰公孫碩膚赤舄几几何其溫恭謙厚也光之所建立想負於其身橫於其心故其氣焰不可掩不自知其安且肆矣故其一時進退由於私意以蘊武之忠節進不由巳僅得典屬國楊敞之庸謬亦得爲宰相至如魏

當大事屹如山岳
當觀其大節

二疏未盡出處之正

省事恬退

相蕭望之之才皆擯不用田千秋小不當意則其壻即論死陰妻之邪謀夫豈一日之故哉故曰不學之故也雖然後之儒生知不學病光矣然其凜然當大事屹如山岳豈易能哉予謂人才如光輩要當觀其大節先取其所長而後議其所蔽焉可矣

疏廣疏受魏相

朱子曰二疏未盡出處之正然在當時親見元帝懦弱不可輔導其去亦是避禍而已自云不去懼貽後悔亦自是省事恬退底世間自有此等人他性自恬

蕭望之便是樣子

魏相詭遇獲禽之心

魏相繫乎有間

退又見得如此只得去若不去蕭望之便是樣子張南軒曰魏相所存不得謂正觀其有許廣漢史恭之累可見矣夫欲其説之行而假許史以爲重此詭遇獲禽之心君子不道也然其爲相亦有可取者四方異聞輒奏言之其諫伐匈奴書有曰今郡國守相多不實選風俗尤薄水旱不時按今年子弟殺父兄妻殺夫者二百二十二人臣以爲此非小變也凡此在他人不知憂者而相獨憂之亦繫乎有間矣惜進不以正則牽制徇從之意多而格心正救之風鮮矣

漢將當以趙充國爲最

規模與孔明渭上之師何異

充國三代之將

趙充國丙吉

長南軒曰漢將當以趙充國爲最凡將之病患於勇而不詳也充國聞西羌之事則不敢以遽而曰兵難遙度願馳至金城圖上方畧將之病在於急近功也充國則圖其萬全陳屯田十二利持久而爲不可動之計其規模與孔明渭上之師何以異哉將之病在果於殺而不恤百姓也充國任閫外之寄而爲國家根本之慮要使百姓安邊圉强而西戎坐消焉此殆三代之將非戰國以來摧鋒折敵者所可班也

說李垂街莫援

司馬涑水曰丙吉爲丞相出逢羣盜鬬格死傷橫道不問見牛喘而問之以爲陰陽不調此乃宰相之職耳昔士會爲政晉國之盜逃奔於秦子產爲政桃李垂於街者莫援若盜賊不禁而曰長安令之職風俗不和而曰三老之職刑罰不當而曰廷尉之職衣食不足而曰司農之職推而演之天下之事各有其官則宰相居於其間悉無所與而曰主調陰陽可乎愚謂丙吉自知居其位而無益於世飾知譎問以揜其迹抑亦自欺而已矣

劉更生可謂遇主
更生長君之過

劉更蕭望之

楊龜山曰初孝宣招置名儒劉更生以通達善屬文與選中可謂遇主矣其後上典神僊方術之士而更生得淮南枕中秘書獻之言黃金可成其所爲未免長君之過也

張南軒曰蕭望之劉更生輔元帝天資之弱而外有史高總朝廷之事內有恭顯制樞機之權二子居其間亦危疑之時矣要當艱深其慮正固其守庶幾有可爲者而二子處之蓋甚疎矣其綢繆經理未嘗有

用人要當公天下之選

更生晚歲氣象殊勝於前

一日之功也遽曰罷中書官官小人並起而乘之身之死不足道而當時之事遂不可救況其所爲自多不正用人要當公天下之選而二子不唯其賢唯其附已故以鄭朋之傾邪而使之待詔至於華龍之汚穢亦欲入其黨彼蓋有以召之也雖然未可以一失斷人之平生也昔更生經歷憂患晚歲氣象殊勝於前處王氏之際庶幾爲憂國敦篤者矣

龔勝王莽

司馬涑水曰王莽慕龔君實之名而必欲致之君實

班固薰膏之語

仲尼猶稱之曰仁

王莽刻心厲行

不勝逼迫絶食而死班固以薰膏之語譏焉過矣昔武王誅一亂政之獨夫夷齊深非之義不食周粟而死狷隘如此仲尼猶稱之曰仁況於王莽憑漢累世之恩乃飾詐僞而盜之又欲誣汙清士期於必致不可以智免不可以義攘舍死何以全其道哉或者謂其不能黜芳棄明保其天年又責其不能詭辭曲對若薛方然蓋失節之徒排毀忠正以遂巳非不察者者又從而和之耳

陳潛室曰王莽刻心厲行以著其節禮賢下士以釣

天下謂伊周復出

其名分布黨與以承其意諂事母后以市其權延見吏民以致其恩意上下之勢成而皆知有莽矣於是力爲險異之行焜燿當時封邑不受位號不居視天下爵祿若將浼焉天下之人見其如此遂謂伊周復出故其避丁傅也天下莫不稱其賢其罷歸也天下莫不訟其寃一辭采女而詣闕上書者千數辭益封而吏民上書者八千人辭新野田而前後上書者四十八萬當時惟恐莽之一日棄漢舉國以授之慮其不受夫斗筲之才賈儒之智兒曹之恩妾婦之行而

大臣號爲有正論

乃掩竊大物豈非厄會然哉

總論

張南軒曰西漢末世風節不競居大臣位號爲有正論者不過王嘉何武師丹耳在波蕩風靡中比之光禹則有間矣其後哀帝之末董賢雖去而王氏卽起漢之所以遂亡

東漢光武

張南軒曰光武不任功臣爲三公蓋鑒高帝之弊而欲保全之然非立賢無方之義矣高祖功臣如韓彭

高祖正犯此義

光武以吏事責三公

光武養得後來許多名節

黥布之徒雖有大功要皆天資小人在易之師開國承家小人勿用高祖正犯此義是以不能保功臣之終若光武之寇鄧賈復則又識明而行修量宏而器遠當亂定之後當與共圖紀綱以爲垂世長久之計乃執一槩之嫌廢大義之公祇以爲私意而已矣且所責於三公大臣者特以吏事其貽謀之不競亦宜矣

呂東萊曰光武治天下規模不及高祖其禮嚴光用卓茂所以養得後來許多名節

光武矯枉過正

十三歲識光武為非常人

鄧禹以數言定天下大計

吳朱終日欽欽如對陳

或問光武之失正在總攬史何以稱之陳潛室曰光武再造於僵仆之後如何不總攬權綱但末流之弊至不任三公乃矯枉過正非謂全不是

鄧禹吳漢

朱子曰鄧禹十三歲學於京師已識光武為非常人後來杖策謁軍門只以數言定天下大計

朱子曰古之名將能立功者皆是謹厚周密吳漢朱然終日欽欽常如對陳此其可法者也如劉琨恃才傲物驕恣奢侈卒之父母妻子皆為人所屠蓋未有

子陵言論風旨

子陵名高一世

助成東京風俗人才

二公精忠勁節

粗魯濶畧而不敗者

子陵李杜

張南軒曰考子陵之言論風旨亦非必欲長往者彼以爲當時之治當時人才固足辦之若欲進乎兩漢之事則又懼光武之未能信從者故寧不就之然而以子陵爲光武之故人名高一世而竟高臥不屈光武亦不敢屈之其所以激頑起懦扶植風化助成東京風俗之美人才之盛其爲力不已多乎

張南軒曰李杜二公精忠勁節不憚殺身百世之下

李固隱忍以待淸河王

凜乎有生氣其視胡廣趙戒輩眞不啻如糞土也但恨於幾會節目之間處之未盡要是於春秋提綱之法未之講耳李固方舉於朝即就梁商之辟此其失之於前也方質帝之弒也固爲首相不能發冀之奸而反聽命受制於賊此其失之於後也度固之意蓋欲隱忍以待淸河王之立庶幾可扶社稷而不知乃所以成冀之奸謀殺身不足道而社稷重受害矣杜喬在九卿中若懷是見必賛固爲之矣及繼固爲相已制命於冀相與就死悲夫

朱穆羔羊之節

不以朱穆爲過

光武明章之烈

朱穆荀淑

楊龜山曰蔡邕謂朱穆貞而孤有羔羊之節其立朝議論有足稱然從梁冀之辟安在其爲貞孤哉第邕之從董卓無異於梁冀宜其不以朱穆爲過也

朱子曰溫公知黨錮諸賢趨死不避爲光武明章之烈而不知建安以後中州士大夫知有曹氏不知有漢室則以黨錮殺戮之禍敺之也且以荀氏一門論之荀淑正言於梁氏用事之日而其子爽濡迹於董卓專命之朝及其孫彧遂爲唐衡之壻曹操之臣蓋

自有一種議論文飾

善類賴以全活者甚衆

士君子行已立身自有法度

此處須見得分明

剛大正直之氣折於凶虐之餘故父兄師友間漸圖全身計亦自有一種議論文飾使聽者不覺其非而真以爲深謀奇計此孟子所謂邪說之害也

陳實

黄勉齋曰陳太丘送張讓父喪人以爲善類賴以全活者甚衆前輩亦以爲太丘道廣嘗竊疑之如此枉尺直尋而可爲歟士君子行已立身自有法度有義有命豈宜以此爲法便使東漢善類盡爲宦官所殺世亦何嘗無善類哉吾人於此等處須見得分明不

因迅風以揚粹粃

張奐比州人豪

然未有不墮坑落塹者也

竇武陳蕃何進

楊龜山曰桓靈之間昏弱相仍女后臨朝王甫曹節以臺厮便嬖之賤竊弄神器天下所同惡也竇武親爲元舅操國重柄招集名儒碩德布在王庭相與協謀勦絶凶類正猶因迅風之勢以揚粹粃且顧乃幾事不密身敗功頹方武之不受詔馳入軍營召會北軍五校士數千人勢猶足以有爲也張奐北州人豪可以義動也不能乘機決策收爲已用而乃遲回違

且使逆賊得與奐等合豈不惜哉何進親見竇氏之敗而不用陳琳鄭公業之諫躬蹈覆轍引奸凶而授之柄卒成移鼎之禍進實召之也

張南軒曰陳蕃竇武雖據權處位而事當至難主弱一也政在房闥二也宦官盤錯其勢已成三也武等雖漸引類於朝而植根未固上則太后之心未明禍亂之原下則中外之情未識朝廷之尊但欲速爲決誅小人之計夫當時宦者雖有罪豈無輕重先後之倫乃欲一槩施之使人人自危非天討矣且爲大臣

刻苦

一門三侯

陳蕃辭爵疏

趙苞王陵徐庶何如

者要當深自刻苦至誠惻怛舉動無失而後人有以孚信而趨向於我武於靈帝踐位之初一門三侯妄自封殖如此其誰心服乎故王甫後來得以藉口郎張奐之賢猶且被紿而莫知順逆之所在則以武平日所爲未有以慰士大夫故也蕃雖辭爵而不能力止武之封是亦潔身之爲耳任天下之重顧止如此哉然而讀辭爵之疏亦足見忠義之氣也

趙苞臧洪

程子曰東漢趙苞爲邊郡守虜奪其母招以城降苞

遽戰而殺其母非也以君城降而求生其母固不可然亦當求所以生母之方奈何遽戰乎不得已身降之可也王陵母在楚而使楚質以招陵陵降可也徐庶得之矣庶薦諸葛亮於備及操獲其母謂備曰本欲與將軍圖事今失老母方寸亂矣遂辭歸操然終身亦不爲操謀

楊龜山曰臧洪初爲張超功曹後遇袁紹以爲青州刺史二人之遇洪其義均也而洪之報二人何其異哉方曹操圍超於雍丘也洪欲赴難而請兵於紹袁曹方睦而紹之與超素無一日之歡則雍丘之圍非

藏洪匹夫匹婦之諒

武子幾於王允

切於已也欲其背好用師以濟不切之難紹之不聽未爲過而洪遽絶紹不屈而死也葢亦匹夫匹婦之諒而已

總論

或問甯武子邦有道則智邦無道則愚蘧伯玉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以伯玉律武子雖謂之愚不識時可也南容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免於刑戮武子之免亦幸矣然武子仕衛兩世其君信任之義不可棄之而去其幾於東漢王允乎允又不免被

陳蕃漢代人豪以仁爲己任

逢萌掛冠浮海而去

陳蕃不能爲武子之愚

害陳蕃漢代人豪驅馳險阨之中以仁爲己任卒以謀疎見殺亦昧於夫子免刑戮之戒漢陳蕃王允猶是當時朝廷倚任身居鼎軸義當與國存亡若無官守言責則如東海逢萌掛冠浮海而去豈不謂識時哉朱子曰爲伯玉南容則易爲武子則難所以聖人有不可及之嘆蕃事未成而謀已泄名功未就而志已驕則又不能爲武子之愚此其所以取禍也然爲逢萌易爲二公難又不可以彼而責此

張南軒曰高祖起匹夫提三尺取天下光武則以帝

項籍亦葢世之雄

光武有臣未必能用

貢符獻瑞成羣

室之胄因人心之思漢而復舊業其難易固有間而高祖之敵乃項籍亦葢世之雄也光武所與周旋獨張步隗囂公孫述輩其於籍葢萬萬相遠矣至如信越之徒皆泛駕之馬實難駕御盡在高祖掌握之中指揮使令無不如意使光武有臣如此未必能用也然高祖鄙薄儒生自叔孫通師弟子皆以利祿爲尚至公孫弘取相印封侯學士歆慕之其流如夏侯勝之剛果猶有明經取青紫之言宜乎王莽篡竊之日貢符獻瑞一朝成羣也至光武尊德義貴隱逸以變

一時維持之力

聖門仲由之科

太丘處張讓未中節

其風而人才輩出至於桓靈之後國勢奄奄羣狡並起睥睨神器未敢卽取亦一時君子維持之力也視西漢獨勝耳

張南軒曰東漢黨錮諸君子當時如李膺杜密陳蕃輩卓然一時然未免發於意氣之所動而未循乎義理處之有未盡豈非學不足乎使其在聖門則當入於仲由之科聖人抑揚矯揉之必有道矣或以爲陳太丘得其中而所處張讓之事亦未中節蓋處困而亨豈無其方何至送宦者之喪此又矯失之過以此

郭有道當時人物之領袖

黃叔度聖門顏氏之科

先主經權俱失

免禍君子亦不貴也不然則郭有道乎識高而量洪才優而慮遠足爲當時人物之領袖然收斂之功猶未之盡要亦於學有欠也不然則黃叔度乎言論風旨雖不盡見然其氣象溫厚圭角渾然見之者有所感於心其最高乎使在聖門作成之當居顏氏之科矣

三國昭烈

朱子曰先主見幾不明經權俱失當劉琮迎降之際不能取荊州至於狼狽失據乃不得已而出於盜竊

權正初非二物

有王佐之心

孔明必求有成

聖人寧無成

孔明營五丈原

之討善用權者正不如此若聲罪致討以義取之乃是用權之善蓋權不離正正自有權二者初非二物也

孔明

程子曰孔明有王佐之心道則未盡王者如天地之無私心行一不義而得天下不爲孔明必求有成而取劉璋聖人寧無成耳此不可爲也若劉表子琮將爲曹公所并取而與劉則可也　孔明營五丈原宣王言無能爲此僞言安三軍耳兵自高地來可勝先

英雄欺人

武侯有儒者氣象

蜀志在興漢室

武侯三代之佐

武侯之心可見

主嘗自觀五丈原曰地不可據英雄欺人不可盡信武侯有儒者氣象孫覺疑其保完一國而至於戮人之多者非也以天下之力誅天下之賊殺戮雖多亦何害哉曰三國之興孰爲正曰蜀志在興復漢室則正也

張南軒曰武侯明討賊之義不以強弱利害二其心蓋凛乎三代之佐也觀其言曰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又曰鞠躬盡力死而後已至於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逆覩誦味斯言則侯之心可見矣曾子曰士

武侯可謂弘毅丈夫

不可以不弘毅孟子曰此之謂大丈夫若武侯者眞可謂弘毅丈夫矣

孫劉不得不合

朱子曰孫權與劉備同禦曹操亦是其勢不得不合然此兩人終非好相識到利害處便不相顧劉備纔得荊州權便遣呂蒙去擒關羽

萬世相天下之法

孔明知爲相之體

吳臨川曰開誠心布公道集衆思廣忠益謂有忠慮於國但勤攻吾之闕此孔明語也可以爲萬世相天下之法矣孔明豈不知爲相之體哉於主簿楊顒之諫又豈不知其言之忠哉然而罰二十以上皆親覽

雲霄一羽

此詩字字有意

孔明不能盡善

食必事繁至爲敵國所窺非不知愛重其身也蓋以一木支大厦之傾盡瘁於國遑恤其他夫豈可已而不已者楊顒之諫謂之愛孔明則可知孔明則未也

杜子美詩云三分割據紆籌策萬里雲霄一羽毛又云運移漢祚難恢復志決身殲軍務勞此詩字字有意庶乎知孔明之心而豈常情所能測度哉

朱子曰孔明天資甚美氣象宏大但所學亦不能盡善取劉璋一事或以爲先主之謀未必是孔明之意然在當時多有不可盡曉處如先主東征之類不見

孔明不能盡言

昭烈不肯棄民之意

孔明一語後來壞事却追恨法孝直若在則能制主上東行孔明得君如此猶有不能盡言者乎

孔明失三郡非不欲盡徙其民意其倉卒之際力之所及止是而已若其心豈有窮哉以其所謂困於豺狼之吻者觀之則亦安知前日魏人之暴其邊境之民不若今之胡虜哉孔明非急近功見小利詭衆而自欺者徙民而歸殆亦昭烈不肯棄民之意歟

孔明擇婦正得醜女奉身調度人所不堪彼其正大之氣經綸之藴固已得於天資然竊意其智慮之所

寡慾養心之助爲多

奕棋二國手

以日益清明威望之所日益隆重者則寡慾養心之助爲多焉

劉元城曰淮陰武侯二人不同淮陰有乞食胯下之辱而武侯隱於隆中當時已謂之臥龍又淮陰既從項梁又事項羽又歸漢而武侯必待三聘而後起又楚漢用兵皆非淮陰之敵三國之時若司馬仲達輩乃武侯等輩人也又素畏孔明故淮陰能取勝武侯不能取勝也辟如奕棋有二國手一國手未有名而對之乃低棋不知其爲國手而嘗易之故狼狽大敗

不止漢唐人物

有一國手已有名對局者亦國手而差弱焉謹以待之故勝敗未分也孔明與司馬對壘不能取寸地人品高下不同而其功業反相去之遠者繇此

或云魯兩生謂禮樂必百年可興文中子輕許孔明何也陳潛室曰叔孫通人物汚下故兩生卻之孔明人物正大故文中子許之若當昇平之時做出必須孔明不止漢唐人物

羅豫章曰西漢人才可與適道東漢人才可與立三國人才可與權杜欽谷永可與適道而不可與立故

孔明然後可與權

張良近太公之材

馬謖議論與孔明畧相似

溫公識破一事

附王氏陳蕃竇武可與立而不可與權故困於宦官至於孔明然後可與權張良近太公之材孔明有伊尹之出處然良佐高帝論其時則宜語其德則合亮處三國則材大任小惜哉

張南軒曰馬謖議論與孔明畧相似但置之幃幄則可孔明使之領衆爲前鋒於此小有差耳

曹操荀彧

劉元城謂馬永卿曰溫公云昨夕看三國志識破一事乃理會武帝遺令之意此乃操之微意也操身後

分香賣履無一語及禪代事

荀彧智勇兼人

之事有大於禪代者乎今遺令諄諄百言下至分香賣履家人婢妾無不處置詳盡無一語及禪代事是實陰以天下遺子孫而欲身享漢臣之名此意千百年無人識得某偶窺破之因此歷觀操平生如夜臥圓枕噉野葛至尺許飲鴆酒至一盞皆揚此聲以誑使人無害已意遺令之意以誑後世耳

楊龜山曰荀彧行事可謂智勇兼人矣乃獨不知曹氏之無君乎其拒董昭之議何也豈誠有忠貞之節抑欲以晚節葢之與縣前則不智縣後則不忠不忠

元帝自爲封殖之意

祖狄擊楫渡江

不知而求免於亂臣宜其難矣觀其臨大義決大謀操弄强敵於掌股之間輔成曹氏伯業至威加海內下陵上逼乃欲潛杜其不軌是猶揚瀾潰堤以成滔天之勢而後徐以一葦障之尚可得乎

晉元帝

張南軒曰元帝初以懷帝之命來臨江左考其規模蓋有自爲封殖之意而無慷慨謀國之誠懷帝蒙塵不聞勤王之舉愍帝之立增重寄委制詔深切而亦自若也祖逖擊楫渡江聊復以兵應其謀反從而制

建國規模不競

之懸再蒙塵懼天下之議已則陽爲出師之勢遷延顧望終歸罪於運餉稽緩殺一無辜令史以塞責赤靑之異亦深切矣夫受君父之委託而坐視其禍變因時事之艱難而覬幸以自利三綱淪矣所以建國規模亦復不競亂臣賊子如王敦輩不旋踵而起也使其念國家之仇北向討賊安知中原無響應者以一祖逖偪強自立於羣雄之間猶幾以自振況肺腑之親總督之任數路之勢何所不濟哉唯不以大公爲心而私意蔽之可嘆也

太眞絕裾而行

三仁素位而行

太眞功名之士

溫嶠

張南軒曰溫太眞忠義慷慨風節表著足爲晉室名臣獨所恨者太眞奉劉琨之檄將命江左毋崔固止之不可絕裾而行噫太眞有母此身固不得以許琨矣度其意不過僥倖以赴功名之會耳伯夷叔齊不受其國夫子以爲求仁得仁商之三仁微子不得不去箕子不得不奴比干不得不死皆素其位而行也就使太眞能佐晉室克復神州豈足以塞其天性之傷也太眞稱爲功名之士則可尚論古人則可憾矣

顧賀東晉人望

謝安方畧數定明於用人

顧榮賀循謝安

朱子曰東晉所用人才皆中州浮誕者之後唯顧榮賀循爲東晉人望不得已而用之

張南軒曰符堅掃境入寇謝安乃從容應敵不過以江北軍付謝玄及劉牢之輩卒以成功蓋其方畧數定非僥倖苟然也安明於用人不以親疎而廢玄有謀慮善使人牢之勇銳出衆而安於處置各得其宜蓋兵以奇正相須使玄將重兵於後此正也使牢之將精兵擊於前此奇也秦兵旣近洛澗牢之攖其鋒

風聲鶴唳
謝安矯情鎮物
東晉人物傑出

直擣而勝之固以奪其心矣淝水之戰勝筭已在目中故秦兵一退風聲鶴淚出川草木皆足以懼之安之矯情鎮物豈固爲是哉夫有所恃故耳若安者其在東晉人物中傑出者哉

或問殷浩謝安少有重名人皆以公輔期之及其旣用謝安郄符堅安晉室而殷浩舉兵北伐師徒屢敗桓溫因朝野之怨而廢之如棄草芥何也陳潛室曰東晉諸賢大抵務養名節不務實用幸而成功則爲謝安如其無成則爲殷浩安能矯情鎮物浩則遇事

較是輸他一着

王儉自比謝安儉是敗闕的謝安

眼中不識人

三秦豪傑

周章較是輸他一着

朱子曰謝安之待桓溫本無策溫廢一君幸而要討九錫要理會序未至太甚若做二十分賊如朱全忠亦無如之何王儉自比謝安王儉已敗闕底謝安安特幸未疎脫底王儉耳安比儉有些英氣符堅之來亦無措置前輩云非晉人之善符堅之不善耳

桓溫

朱子曰桓溫入三秦王猛來見眼中不識人却謂三秦豪傑未有至何也三秦豪傑非猛而誰

不知心胸面目爲何如人

能言之士莫能及

陶潛

吳臨川曰楚三閭大夫竭其忠志欲強宗國不忍見其亡遂沉江而死子房自以五世相韓韓爲秦滅不愛萬金之資爲韓報讐卒輔漢滅秦誅項𡙡引辟穀千載之下聞風想像不知其心胸面目爲何如人孔明初見昭烈卽勸昭烈跨有荆益圖覇業復帝室後卒償其言陶元亮自以晉宰輔陶侃後劉裕簒奪遂不肯仕雖功名不少槩見而其憤悶之情往往發見於詩卽後世能言之士莫能及四賢之爲人不同而

四賢君臣之義重

紀逡唐林之節

適足爲後人嗤笑之資

陶公悠然自得之趣

君臣之義重則其心一也若紀逡唐林之節非不苦王維儲光義之詩非不修然清遠也而一失身於新莽祿山之朝則大倫巳壞皆無足稱平生所辛勤而僅得以傳世者適足爲後人嗤笑資耳

魏鶴山曰世之稱陶公者曰榮利不足以易其守也聲味不足以累其眞也文詞不足以溺其志也是爲近之而公所以悠然自得之趣未之深識也有謝康樂之忠而勇退過之有阮嗣宗之達而不至於放有元次山之漫而不著其迹此非小小進退所能窺其

述酒荆軻等作

一身三綱無愧

崔浩自比子房

際者吳臨川云觀其述酒荆軻等作殆欲為漢孔明之事而無其資責子有詩與子有疏志趣之同苦樂之安一家父子夫婦如此先生一身而三綱無愧焉誰謂漢魏以降而有斯人乎

崔浩

朱子曰崔浩亦博洽人也雖自比子房然却學得子房獃了子房之辟穀姑以免禍耳他却真個要做

總論

陸象山曰燕昭之於樂毅漢高之於蕭何蜀先主之

這般處不可不理會

關雎麟趾之意安在

太宗有濟世之志

於孔明苻堅之於王猛相知之深這般處不可不理會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

唐太宗

程子曰貞觀之治雖幾於三代然關雎麟趾之意安在

陳潛室曰孤隋之暴何止桀紂若欲行湯武之事但當正名弔伐惜乎太宗有濟世之志不當自陷於盜賊而脇父起兵不幾以亂易亂哉

中宗

五王誅此老媪

唐祚有泰山之安

人主用相必要專一

張南軒曰五王當時復唐家社稷何必須立中宗中宗雖爲武后所黜然嘗欲傳位與后父是其得罪宗廟不可負荷已自著見五王君正大義於唐家見存子孫中公選一人以承天序告於宗廟誅此老媪則義正理順唐祚有泰山之安矣

玄宗肅宗憲宗

馬永卿曰人主用相必要專一明皇用姚宋專故能成開元之治劉元城曰明皇仰面不對除吏雖是好事然其以情告宦官者非也使力士以誠告崇固可

君臣之情洞然無疑

功過不以相掩

蔡功唯斷乃成

君加以誕謾之語則崇何從質之昺若以語力士之言面諭崇則君臣之情洞然無疑矣至於知韓愈之忠乃速去之知蕭李之佞乃久任之欲天下不亂可乎

朱子曰肅宗之收復神京其功固可稱至不待父命而即位此皆裴冕諸人急於榮貴致此功過不以相掩可也

朱子曰退之云凡此蔡功唯斷乃成憲宗知蔡之不可不討裴度之不可不任非他胸中明白烏能若此

每事須開人主一線路

月攘一鷄

仁傑社稷之臣

仁傑議論未嘗不正

馬周狄仁傑

楊龜山曰馬周言事每事須開人主一線路終是不如魏徵之正如諫太宗避暑論事親之道甚善又云鑾輿之出有日不可遽止若事非是卽從而止之何用如此此孟子所謂月攘一鷄者豈是以堯舜望其君乎

楊龜山曰狄仁傑撥亂反正謂社稷之臣可也然亦何嘗挾數任術觀史所載其議論未嘗不以正當時但以母子天性之說告武后其濵於死者屢矣卒至

武后怒曰還汝太子夫豈嘗姑務柔從以陰幸事之成乎

陸贄楊綰

楊龜山曰陸宣公當擾攘之餘說其君未嘗用數觀其奏議可見論天下事當以此爲法至於遷貶唯杜門集古方書而已

閩陸宣公諸葛武侯如何朱子曰武侯氣象較大恐宣公不及如橋梁道路井竈圊溷無不修繕市無醉人更是密只是武侯密得太嚴其氣象剛大嚴毅

論天下事當以此爲法

杜門集古方書

武侯氣象剛大

論治道皆有規模

又曰楊綰用而大臣損音樂减騶御則人豈可不以素養自重乎

呂東萊曰綰爲吏部欲去科舉惜其爲相半年而死志遂不及施唐時如陸贄楊綰論治道皆有規模

張巡

司馬涑水曰天授之謂才人從而成之之謂義發而著之事謂之功精敏辯慱拳捷趫勇非才也驅市井數千之衆摧胡虜百萬之師戰則不可勝守則不可拔斯謂之才矣死黨友存孤兒非義也明君臣之大

張巡之才之義之功

漢高祖事事不能

太宗事事了得

分識天下之大義守死而不變斯謂之義矣攻城拔邑之衆斬首捕虜之多非功也控扼天下之咽喉蔽全天下之大半使其國家定於已傾存於既亡斯可謂之功矣以張巡之才之義之功而猶不免遺議耶

總論

陳潛室曰漢高祖事事不能只有一個帝王器度本不擬到此地位自是天人推出來所以規模比三代太宗事事了得本是唐第一君爲其必欲做帝王不待有天人安排所以只做得魏晉規模又曰光武太

兼千古英雄之將
光武太宗所以見容於漢高
文帝太宗功德何如
七制三宗

宗身經百戰兼千古英雄之將所以不似漢高者漢高不能爲將而善將將此光武太宗所以見容於漢高也

陳潛室曰文帝不是無功但當守文時不以征伐顯耳太宗只是削平盪定而德在人心少此可見太宗恭儉不若孝文而功烈過之也

問漢七制景帝昭帝何爲不與唐三宗宣宗武宗何爲不錄曰景帝天資刻薄無人君之度昭帝雖聰明早成而享國不永所以不在七制之數唐三宗已不

所論可爲萬世鑑

如漢更添宣武何爲
羅豫章曰漢武知汲黯之賢而不能用何益於知猶愈於元帝知蕭望之之賢而庸反罪焉太宗知宇文士及之佞而不去猶愈德宗知盧杞之姦而復用焉
石守道曰巍巍巨唐女后亂之於前姦臣壞之於中宦官覆之於後其所論可爲萬世鑑人主欲懲三者之患其本有二以內則清心以外則知人請借明皇一君論開元能清心矣知人矣武惠妃蕭嵩楊思勉豈能易其志及天寶之際不能知人矣清心矣而楊

貴妃李林甫高力士遂亂其心然則清心知人其人主致治之本哉　人主欲明而不察仁而不儒蓋察常累明而儒反害仁漢昭帝明而不察章帝仁而不儒孝宣明矣而失之察孝元仁矣而失之儒若德宗則察而不明高宗則儒而不仁兼二者之長其唯漢文乎

李樂庵曰人讀書須是識字固有讀書而不識字者如漢之孔光不識進退字張禹不識剛正字唐之許敬宗不識忠孝字柳宗元不識節義字孔光諂諛新莽固寵持祿

兩漢明良屬意於邦本

張禹妄誕妖異排斥正言許敬宗助立武后幾危唐室柳宗元任帚司馬黨附叔文

呂東萊曰兩漢以來明君良臣屬意於邦本者多矣賈誼治安之策言雖忠而道則踈義府承華之箴言雖切而心則詐元稹教本之書言雖華而要則寡用智囊爲家令則輔之非其人開博望延賓客則處之非其地無惑乎治効卑卑也

五代

天人交感之理

胡致堂曰後唐明宗美善頗多其焚香祝天之言發於誠心天旣厭亂遂生聖人用是觀之天人交感之

致治之本

此方是英雄手段

仁宗有意為治

理不誣矣

朱子曰周世宗亦可謂有天下之量纔見元稹均田圖便慨然有意嘆曰此致治之本也詔頒其圖

宋太祖四宗

朱子曰太祖除五代弊法去其太甚大凡做事的人多是先其大綱其他節目可因則因此方是英雄手段太宗真宗之朝可以有為而不為仁宗有意為治只是資質慈仁却不甚通曉用人驟進驟退終不曾做得事然百姓戴之如父母契丹初陵中國後來却

仁宗慈仁之效

神宗真不世出之主

一馬在殿庭不動

服仁宗之德也是慈仁之效處神宗極聰明於天下事無不通曉真不世出之主只是頭頭不中節如王介甫爲相亦是不世出之資只緣學術不正遂誤天下此亦氣數使然耳

孝宗寧宗

或問孝宗於內殿置御屏書天下監司帥臣郡守姓名作揭帖於其上果否朱子曰孝宗是甚次第英武劉恭甫奏事便殿常見一馬在殿庭不動問王公明公明曰此刻木爲之者上萬幾之暇即御之以習據

帝王之學不在記誦

朱子聞之有憂色

鞍騎射故也　孝宗小年紀極鈍高宗一日對廷臣云夜來不得睡小兒讀書念不得甚以爲憂某人進云帝王之學只要知興亡治亂初不在記誦上意方少解後來却恁的聰明

寧宗卽位踰月晉揆以一二事忤旨特批逐之人方服其英斷朱子被召至上饒聞之有憂色曰大臣進退亦當存其體貌何不使其徒諭之以物論不佳恐丞相久勞幾務或欲均佚俟其請去而後去之則善矣幼主新立豈可輕逐大臣耶

向敏中號有度量

何不以溺自照面

八角磨盤

向敏中王隨楊億

程子曰向敏中號有度量至作相與張齊賢爭娶一妻爲其有十萬囊橐故也王隨亦有德行至作相蓋公欲得三路運使及退隨與堂中人曰何不以溺自照面看做得三路運使否皆無量故也

朱子曰楊億工於纖麗浮巧之文而釋子以爲知道者以其有八角磨盤之句耳既謂知道則於死生之際亦宜有大過人者而丁謂之逐寇萊公以他事召億至中書至於恐懼面無人色八角磨盤果安在

哉八角磨盤楊億謂人之稟於天者有死生窮達之殊乃分之定也猶麪之出於磨者有精粗巨細之異乃物之憒也

范仲淹

朱子曰周益公書論呂范解仇事曰初范公爲開封府作百官圖以獻曰某爲超遷某爲左遷如是爲公如是爲私意頗在呂相呂不樂由是落職出知饒州未幾呂亦罷相後呂公再入元昊方犯邊乃以公經畧西事公亦樂爲用嘗記呂公云相公有汾陽之心之德仲淹無臨淮之才之力後歐公爲范公神道碑

呂公補過之公

忠宣不知乃翁心事

文正以天下爲己任

振作士大夫之功爲多

有懽然相得戮力平賊之語正謂是也公子堯夫乃以爲不然遂刋去此語某謂呂公方寸隱微雖未可測然其補過之公則有不得而揜者范公平日胸襟豁達毅然以天下爲己任旣爲呂公而出豈有匿怨之意况公嘗自謂平生無怨惡於人此言尤可驗忠宣卽堯夫意謂前日旣排申公今日若與之解仇前後似不相應故諱言之却不知乃翁心事正不如此

文正公做秀才時便以天下爲己任無一事不理會過生平大勵名節故振作士大夫之功爲多

韓公可謂服義

韓琦

程子嘗與韓公范公泛舟於潁湖有屬吏欲見韓公求薦舉程子曰公爲州太守不能求之顧使人求君乎范公曰常事耳程子曰只爲有不求者則遺而不及知是以使之求也韓公無以語愧且悔者久之程子曰韓公可謂服義矣

朱子曰韓魏公爲相或謂公之德業無愧古人但文章有所不逮公曰某爲相歐陽永叔爲翰林學士天下文章莫大於是　溫公作魏公祠堂記說得魏公

見得魏公不可及處

魏公大功於社稷

實能受盡言

事分明見得魏公不可及處記中所載魏公之言曰凡爲臣者盡力以事君死生以之顧事之是非何如耳至於成敗天也豈可豫憂其不成遂輟不爲哉公爲此言時乃仁宗之末英宗之初朝廷多故時也

張南軒曰韓公登第時唱名未終太史奏五色雲見未幾色暎殿廷此不偶然魏公後來果有大功於社稷

司馬光

程子曰君實能受盡言與之言必盡雖忤逆終不怒

二公出處爲優劣

温公可謂智仁勇

雖聖人不過如此說

或問司馬公辭副樞名冠一時天下無賢不肖浩然歸重呂申公亦以論新法不合罷歸熙寧末起申公知河陽又公自河陽乞在京宮祠神宗大喜召登樞府人以二公出處爲優劣程子曰呂公世臣不得不歸見上司馬公諍臣不得不退處

朱子曰温公可謂智仁勇也那活國救世處是甚次第其規模稍大又有學問其人嚴而正

張南軒曰司馬温公改新法或勸其防後患公曰天若祚宋必無此事更不慮一已利害雖聖人不過如

濂公近於終條理

王安石如何人

此正王氏心術歟

此說近於終條理者矣

王安石

楊龜山曰神宗嘗問伯淳王安石如何人伯淳曰安石博學多聞則有之守約則未也又嘗問是聖人否伯淳曰詩稱周公公孫碩膚赤舄几几若安石剛褊自任恐聖人不然

荊公云利者陰也陰當隱伏義者陽也陽當宣著此說源流發於董仲舒然此正是王氏心術之蔽處

李樂菴曰荊公長處甚多亦不易得方其執政事豈

溫公公論
此言正中荆公之病
金陵三不足之說爲萬世禍

堯夫寛大

有意壞亂天下第所見有不到處故温公曰介甫無他但執拗耳此言正中荆公之病可謂公論

劉元城謂馬永卿曰金陵有三不足之說以鬪衆論進言於上曰天變不足懼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惜此非爲趙氏禍乃爲萬世禍也

范純仁

程子曰范堯夫之寛大也余昔過成都公時攝帥有言公於朝者朝廷遣中使降香峨眉遣公訪予款語予曰中使在公何暇也已而中使果怒以鞭傷傳言

一事足以塞其謗

有過中求無過

慎重爲得大臣之體

庶幾前輩風流

者屬官喜曰此一事足以塞其謗請聞於朝公既不折言者之非又不奏中使之過其有量如此

鄒浩曾肇

浩以直諫得罪世疑其賣直程子曰君子之於人當於有過中求無過不當於無過中求有過

楊龜山曰曾子開不以顏色語言假借人其慎重爲得大臣之體於今可以庶幾前輩風流者唯此一人耳

李綱趙鼎洪皓

李綱一世偉人
趙鼎中興名臣
五分宰相
忠宣無愧蘇武

朱子曰李綱知有君父而不知有身知有天下之安危而不知有禍福讒間竄斥九死不奪是亦可謂一世之偉人矣

趙鼎爲相中興名臣一人而已然當時知有伊洛之學又不大理會得故人皆以是欺之五峯云過江以來如趙忠簡公做得五分宰相若克之以學須做成十分

眞西山曰洪忠宣公之節無愧蘇武而高宗所以寵錫之者有過漢廷其褒表忠義皆有爲後世法然武

檜罪浮於慱陸

諫書與日月爭光

子部人物甚偉

不幸見抑於霍光公亦不幸逢怒秦檜武之見抑不過不爲公卿耳而公方違陰山之北復貶癉海之南檜之罪又浮於慱陸也

胡銓張九成

張南軒曰胡澹庵大節極好其諫書雖與日月争光可也

朱子曰張子部人物甚偉高廟時除講筵上嘗云朕對群臣只是個至誠張問居禁中如何上云亦只是個至誠又問對宮嬪時如何上方經營荅語間張奏

忠厚之風聞於天下

恐司馬端明邵先生知

本朝超越古今五事

云郎此便是不誠其盡言如此

總論

程子曰熙寧中以清德爲朝廷尊禮者大臣曰富韓公侍從曰司馬温公呂申公邵先生隱居謝聘忠厚之風聞於天下里中後生皆知畏廉恥欲行一事必曰無爲不善恐司馬端明邵先生知

嘗觀自三代而下本朝有超越古今者五事如百年無内亂四聖受命之日市不易肆百年未嘗誅殺大臣至誠以待夷狄此皆大抵以忠厚廉恥爲之綱紀

睿王開基規模自別

聖賢事業未易到

百代殊絶人物

故能如此葢睿王開基規模自別
胡武夷曰自熈寧元祐靖國間事變屢更固有名葢
天下致位廟堂得行其所學者然考其事猶有憾
焉如張天祺朱光掞等可謂奮不顧身盡忠許國而
議論亦多過矣理未易窮心未易盡聖賢事業未易
到也
吳臨川曰張文成侯諸葛忠武侯狄文惠公范文正
公四人之功業不盡同而其爲百代殊絶之人物則一
文成身事漢而心在報韓侁文惠身事周而心在復

心事如青天白日

四人易地皆然

唐祚常人莫能測知卒克遂其志故邵子稱其忠且智焉忠武扶漢於未造文正佐宋於盛際嵒局廣大精審詳密心事如青天白日易地皆然故朱子稱其磊磊落落無纖芥之可疑也

新鐫性理奥卷之九終

君道以至誠仁愛爲本

人主當防未萌之欲

君道以悅服人爲本

君道稽古正學

君志定而天下之治成

新鐫性理奥卷之十

始寧印趨丁進纂　兄闇然丁文燿訂

君道

程子曰君道以至誠仁愛爲本大要以正心窒欲求賢育材爲先又曰人主當防未萌之欲君道以悅服人心爲本君道稽古正學明善惡之歸辨忠邪之分曉然趨道之至正君志定而天下之治成矣　古之聖王所以能化姦究爲善良綏仇敵爲臣子者由弗之絶也苟無含弘之道而與巳異者一皆棄絶之不

聖人無棄物

朝廷四方之極

人君清心虛已中心無爲以守至正

幾于棄天下以讐君子乎故聖人無棄物王者重絕人

范華陽曰天下之動貞夫一朝廷者四方之極也非至公無以絕天下之私非至正無以止天下之邪人君一不正其心則無以正萬事矣何以禁臣下之欺乎故人君清心虛已中心無爲以守至正

胡武夷曰人君崇高嚴恪常行于介冑爪牙之夫以折其驕悍難使之氣柔遜謙屈必施於林壑退藏之士以礪其廉靖無求之節乃能駕御人才表正風俗

妄勢則昌

王道至大至正

先天下而後天下之謂君

天下有三大

人君先於虛巳

威有所當加以立威威則强勢有所可屈以忘勢勢則昌

胡五峯曰天道至大至正者也王道至大至正奉行天道乃可謂天之子　養天下而享天下之謂君先天下而後天下之謂君天下有三大大本也大幾也大法也大本一心也大幾萬變也大法三綱也有大本然後可以有天下見大幾然後可以取天下行大法然後可以理天下

羅豫章曰人君納諫之本先於虛巳禹拜昌言故能納諫德宗强明自任必能拒諫

人君莫先於窮理

天下有二難

人心服而天下安

天子至尊無上

胡五峯曰人君盡下則聰明開而萬里之遠親于袵席偏信則昏亂而父子夫婦之間有遠于萬里者矣人君欲救偏信之禍莫先於窮理莫要于寡欲　天下有二難以道義服人難難在我也以勢力服人難難在人也由道而不舍禁勢力而不行則人心服而天下安

朱子曰天子至尊無上其居處則內有六寢六宮外有三朝五門其嬪御侍從飲食衣服貨賄之官皆領於冢宰其冕弁車旗宗祝巫史卜筮瞽侑之官皆領

於宗伯有師以道之教訓有傅以傳其德義有保以保其身體有師氏以𡽀詔之有保氏以諫其惡前有凝後有丞左有輔右有弼侍御僕從罔非正人出入起居罔有不欽發號施令罔有不臧在輿有旅賁之規位宁有官師之典倚几有訓誦之諫居寢有暬御之箴臨事有瞽史之道宴居有工師之誦史爲書瞽爲詩工誦箴諫大夫規誨士傳言庶人謗商旅于市百工獻藝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御瞽幾聲之上下不幸而有過則又有爭臣七人面折廷爭以

中心無爲以守至正

王者奉三無私以勞于天下

天下事無一不出於正

正敎之蓋所以養之之脩如此是以恭己南面中心無爲以守至正而貌之恭足以作肅言之從足以作乂視之明足以作哲聽之聰足以作謀思之睿足以作聖然後可以八柄馭羣臣八統馭萬民而賞無不慶刑無不威遠無不至邇無不服　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日月無私照故王者奉三無私以勞于天下則兼臨博愛廓然太公而天下之人莫不心悅而誠服

朱子曰天下事無一不本於人主之心故人主之心正則天下事無一不出於正此大舜所以有惟精惟

正心爲天下萬事之本

人主當務聰明之實

知父母之心者可以知天心

一之戒孔子所以有克己復禮之示皆所以正吾此心而爲天下萬事之本也　人主當務聰明之實不可求聰明之名信任大臣日與圖事反覆論辨以求至當之歸此聰明之實也偏聽左右輕信其言此聰明之名也

眞西山曰知父母之心者可以知天心知人君之道者可以知天道葢父母之於子也鞠育而撫字之鞭朴而告戒之皆仁也君之於臣也爵賞以褒勸之刑罰以聳礪之亦皆仁也天佑民而作之君其愛之深

人君以天之心爲心

人君以天位爲至艱至危

人主所以養壽命之源

人主保身以保民

子孫千億自此始

望之切無異親之於子君之於臣也故君德無愧則天爲之喜而祥瑞生焉君德有闕則天示之譴而災異形焉天之愛君如此爲人君者可不以天之心爲心乎

魏鶴山曰古之人君以天位爲至艱至危是以自朝至夕兢兢業業居內之日常少居外之時常多蓋所以養壽命之源保身以保民也豈惟保民雖子孫千億亦自此始自秦人蕩滅古制爲人主者深居穆清而受事于婦寺出令于房闥四方文書非暬御之臣

盡心行己之要

力行七年而後成

宗社生靈長久之計

不得上聞千數百年以來相尋一轍凡傷生伐性者畢陳于前豈惟淫政事之源抑以傷壽命之本身不得康而嗣不得繁耳

許魯齋曰昔劉安世見司馬溫公問盡心行己之要溫公曰其誠乎問行之何先公曰自不妄語始劉公初甚易之及退而檃栝于平日之所行與凡所言自相掣肘矛盾者多矣力行七年而後成況天下之大人君以一心酬酢之欲言無失豈易哉

程子曰爲宗社生靈長久之計惟是輔養上德而輔

人君動必有所畏

仁義者人主之術

三代所以享國長久

聖王以敬爲修身立政之本

養之道非徒涉書史覽古今也要使跬步不離正人乃可以涵養薰陶成就聖德

范華陽曰人君動必有所畏若一人肆於民上其何所不至哉

羅豫章曰仁義者人主之術也一於仁天下愛之而不知畏一於義天下畏之而不知愛三代之主仁義兼隆所以享國長久若漢文過於仁矣漢宣過於義矣

眞西山曰三代聖王以敬爲修身立政之本故伊尹

伊周召公所以啟廸其君

聖狂治亂所係

告太甲曰嗣王祇厥身念哉又曰欽厥止率乃祖攸行周公戒成王曰嚴恭寅畏天命自度曰治民祇懼不敢荒寧曰克自抑畏曰皇自敬德而召公之誥曰嗚呼奈何弗敬曰王其疾敬德曰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曰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伊周召公所以啟廸其君者如出一口　蓋敬則爲堯舜爲禹湯爲文武不敬則爲有苗爲有扈爲獨夫受聖狂治亂所係豈淺鮮哉

聖學

帝王務得其要

人主之學當務爲急

人君守成業而致盛治

終篇惟此一事

明君以務學爲急

聖學以正心爲要

程子曰帝王之學與儒士異尚儒士從事文義帝王務得其要蓋聖人經世大法備在方冊苟得其要舉而行之可也人主之學惟當務爲急歷觀古之君能守成業而致盛治者莫如成王其人臣能成就幼主而輔養君德者莫如周公攷之立政之書其言常伯常任之尊與綴衣虎賁之賤同以爲戒要在得人以爲知恤者鮮也終篇反覆惟此一事而已

胡武夷曰明君以務學爲急聖學以正心爲要心者事物之宗正心揆事宰物之本也六經所載古訓不

可不察若夫分章析句牽制文義無益於心術者非帝王之學也

胡致堂曰古之人君既得賢才布之列位矣於是朝以聽政則公卿在前史在左右諫諍七人訓告教誨而無怠朝矣晝以訪問則監于成憲學于古訓多識前言往行與萬民之疾苦物情之幽隱而無怠晝矣夕以修令則思夫應違慮夫榮辱愼而後出奠而後發不敢苟也而無怠夕矣而又無淫于觀于逸于遊于畋于酒于樂而又盤有銘几有戒杖有詔器有箴

人君所以端拱無爲

人君之具法

明德以正心爲本

圖有規藝有諫夫所以寅畏祗懼不使放心邪氣得溺焉者如此夜而寢息又有雞鳴之賢妃卷耳之淑女警戒相成不懷宴安昧爽丕顯坐以待旦此乃憂勤之事人君所以端拱無爲也是故勤勞者非衡石程書衛士傳餐之謂也無爲者非遺棄萬務默然兀然之謂也稽無逸周公之言則人君之法具矣

朱子曰古先哲王欲明其德于天下莫不以正心爲本苟非講學之功有以開其心而不迷于邪正之所在亦何以得此心之正乎然學又有邪正之別焉味

講學爲正心之要

聖賢之言以求義理之當察古今之變以驗得失之幾而必反之身以踐其實者學之正也涉獵記誦而以雜博相高割裂裝綴而以華靡相勝反之身則無實措之行則無當者學之邪也故講學雖爲正心之要而學之邪正尤心之所以邪正不可不審者如此舜之戒禹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而必繼之曰無稽之言弗聽弗詢之謀勿庸愼乃有位敬修其可願四海困窮天祿永終孔子告顏子以克己而又申之曰非禮勿視聽言動告以損益四

千聖相傳心法之要

三者交致其力

聖心日明水清

養太子不可不愼

保國一天下

代之禮樂而又申之曰放鄭聲遠佞人鄭聲淫佞人殆嗚呼此千聖相傳心法之要也

眞西山曰惟學可以養此心惟敬可以存此心惟親近君子可以維持此心三者交致其力則聖心湛然如日之明如水之淸義理爲之主而物欲不能奪矣

儲嗣

胡五峯曰養太子不可以不愼也望太子不可以不仁也大本正然後可以保國一天下

朱子曰賈誼云天下之命繫於太子太子之善在於

太子正而天下定

天下之至言

萬世不易之定論

三代有道之長

早諭教與選左右教得而左右正則太子正太子正而天下定矣此天下之至言萬世不可易之定論也至論所以教諭之方則必以仁孝禮義爲本而其條目之詳則至于容貌詞氣之微衣服器用之細纖悉曲折皆有法度此三代之君所以有道之長也降及近世其所教者不過記誦書札之工未嘗開以仁孝禮義之習至于朝夕所與出入起居親密無間者則不過宦官近習掃除趨走之流而已夫以帝王之世當傳付之統而所以輔養之跡如此是猶家有明月

明珠夜璧

君以知人爲明

君人如天運于上

人臣承天時行

之珠夜光之璧而委之衢路之側盜賊之衝也豈不危哉

臣道

范華陽曰君以知人爲明臣以任職爲良君人者如天運於上而四時寒暑各司其序則不勞而萬物生矣君不可以不逸也所治者大所司者要也臣不可以不勞也所治者寡所職者詳也

胡五峯曰人君剛健中正純粹首出庶物者也人臣柔順利貞順承乎天而時行者也寡欲之君然後可

王道王佐

君臣萬物之原

郭子儀再造社稷之功

近臣守和

與言王道無欲之臣可與言王佐夫君臣相與之際萬化之原也

程子曰人臣身居大位功蓋天下而民懷之則危疑之地也必也誠積於中動不違理威福不自己出人惟知有君而已然後位極而無逼上之嫌勢重而無專權之過周公孔明其人也郭子儀有再造社稷之功而主不疑亦其次與

張子曰近臣守和和平也和其心以備顧問不可徇其喜怒好惡尹和靖每赴經筵必沐浴更衣設香案

人君尊其如天

董生其庶幾

立朝以正直忠厚爲本

以來日所當講書置案上朝服再拜粘香又再拜學
者問焉曰人君其尊如天欲以吾言感悟之必須盡
吾之誠敬

胡五峯曰守身以仁以守身之道正其君者大臣也
漢唐之盛忠臣烈士攻其君之惡禁其君之欲糾其
政之謬彈其人之佞而已求其大正君心引之志於
仁者吾未之見也惟董生其庶幾乎

羅豫章曰士之立朝要以正直忠厚爲本二者不可
偏也一於正直而不忠厚則漸入於刻一於忠厚而

武帝賢臣獨此一人

立身要以名節忠義爲本

不正直則流入於懦洩驕正直所以開公孫弘之阿諛忠厚所以闢張湯之殘刻武帝享國五十五年其臣之賢獨此一人而已　立朝之士當愛君如愛父愛國如愛家愛民如愛子然三者未嘗不相賴也凡人愛君則必愛國愛國則必愛民未有以君爲心而不以民爲心者故范希文謂居廟廊之上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諒哉人之立身要以名節忠義爲本有名節則不枉道以求進有忠義則不固寵以欺君矣

大臣之責可以無愧

宰相以得士爲功

士以不自失爲貴

某於世間無所愛慕

報君愛民之事在所當爲

朱子曰君子居大臣之任必志足以行道道足以濟時而於大臣之責可以無愧宰相以得士爲功下士爲難而士之所守乃以不自失爲貴

張南軒曰古人未嘗不謙至周公方說謙蓋周公以天子叔父而又爲宰相猶且自處以謙若在吾人則亦合當爲也又曰某於世間無所愛慕亦無所享用惟有報君愛民之事在所當爲耳

陸象山曰古人不屑屑於間政適人而必務格心者蓋君心未格則一邪斥一邪登一弊去一弊興如循

燕越蒼素

四者武侯事業之本

藥石之戒

正人君子所深願

環然及君心既格則規模趨向有若燕越邪正是非有若蒼素大明既升羣陰畢伏耳

真西山曰古人事業未嘗無所本開誠心布公道集衆思廣忠益蓋四者乃武侯事業之本而誠之與公又其本也忠臣之心常欲君身之強固君德之清明故動以聲色遊畋爲藥石之戒周公是已君身強固則必不倦於政機而威權在已君德清明則必不謬於邪正而用舍合宜此正人君子所深願而僉夫壬人所甚不便也趙高佞良是已而春秋名卿如管仲

愛君者以周公爲法

月與日相遠則光盛

月與日相近則光微

月星借日以爲光

此理殊可玩味

治貴識體

趙武者亦安視其君有六嬖四姬之惑而不能救焉良由不知古人保傅之職而以強兵制敵爲功也愛君者可不以周公爲法晉仲趙武爲戒哉

許魯齋曰月陰魄也與日相遠則光盛猶臣遠于君則聲名大威權重與日相近則光微愈近愈微臣道陰道理當如此古人舉善荐賢不敢自名故月星借日以爲光及近日却失其光此理殊可玩味

治道

程子曰論治者貴識體修身齊家以至平治者治之

法者道之用

聖王明教化以善俗

聖人因一時之利而利

聖人能使天下順治

善爲政者必重民力

聖人爲戒必於方盛之時

道也建立綱紀分正百職順天揆事創制立度以盡天下之務治之法也法者道之用也聖王爲治修刑罰以齊衆明教化以善俗必井田必肉刑必封建而後天下可爲善治者放井田而行之而民不病放封建而臨之而民不勞放肉刑而用之而民不怨得聖人之意而不膠其迹者因一時之利而利者耳聖人能使天下順治惟止之各於其所而已

程子曰善爲政者必重民力力足則生養遂然後教化可行風俗可美聖人爲戒必於方盛之時至于既

治道有從本從事

王者高拱于穆清之上

治亂之機係乎事始

先王以道治天下

聖人能通其變於未窮

衰而戒則無及矣治道有從本而言亦有從事而言從本而言格君心之非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若從事而言不救則已若須救之必須變大變則大益小變則小益王者高拱于穆清之上而化行禪海之外以純王之心行純王之政而已

程子曰安危之本在乎人情治亂之機繫乎事始先王之世以道治天下後世只以法把持天下天下之事無一定之理時窮理極道當必變惟聖人爲能通其變於未窮使不至于極堯舜時也三代忠質文因

堯舜禹文章氣象

聖人爲可久可繼之治

君相以父母天下爲王道

先王經綸之迹

時之當然也忠獘捄之以質質獘捄之以文如堯舜禹之相繼其文章氣象亦自小異聖人之捄難而定亂能爲可久可繼之治自漢而下禍亂旣除不復有爲所以不能彷彿于三代歟

張子曰君相以父母天下爲王道不能推父母之心于百姓謂之王道可乎推之必不爲秦漢之少恩五伯之假仁

楊龜山曰天保以上治內采薇以下治外先王經綸之迹也然觀其作處豈嘗費力本之誠意而已

胡五峯曰造車于室而可以通天下之險易鑄鑑于冶而可以定天下之姸醜蓋得其道而握其要也治天下者觀乎此一正君心而天下定矣事成則極極則變物盈則傾傾則革聖人裁成其道百姓於變而不知此堯舜所以爲聖也　養民惟恐不足此世之所以治安也取民惟恐不足此世之所以敗亡也

羅豫章曰三代之治在道不在法三代之法貴實而不貴名後世反之此享國與治安所以不同教化者朝廷之先務廉耻者士人之美節風俗者天下之大

一正君心而天下定

堯舜所以爲聖

三代之治在道不在法

享國治安所以不同

天下萬事有大根本
立政養民之要
天下國家之大

事天下之變不起于四方而起于朝廷譬如人傷氣則寒暑易侵木傷心則風雨易折故內有李林甫之奸則外有祿山之亂內有盧杞之邪則外有朱泚之變

朱子曰天下萬事有大根本而每事又各有切要處如論任賢相杜私門則立政之要也擇良吏輕賦役則養民之要也公選將帥不由近習則治軍之要也樂聞儆戒不喜導諛則聽言用人之要也然君心尤爲大本此乎天下者必汲汲于正心也 天下國家

務

人君正心術以立紀綱

宰相以正君爲職

體統正而朝廷尊

天下之正出于一

公選天下直諒敢言之士

之大務莫大于恤民而恤民之實在省賦省賦之實在治軍若夫治軍省賦以爲恤民之本則又在人君正其心術以立紀綱而已

朱子曰人主以論相爲職宰相以正君爲職二者各得其職體統正而朝廷尊天下之政必出于一而無多門之弊論相者選之也選之以其能正己而可畏則必得台重之士而任之不得不重任之既重則彼得盡其獻可替否之志而行其經世宰物之心而又公選天下直諒敢言之士使爲臺諫給舍以參其議

二子之言明白清切

二事儘有曲折

論使吾衆心耳目之寄常在賢士大夫而不在羣小陟罰臧否之柄常在廟廊而不在私門則主威立而國勢强矣　管子曰禮義廉耻是謂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賈誼嘗爲漢文誦之而曰使管子而愚人也則可使管子而少知治體是豈可不爲之寒心也哉二子之言明白清切非虛語者　井田肉刑二事儘有曲折恐亦未可遽以爲非

張南軒曰周家建國自后稷以農事爲務歷世相傳其君子則重稼穡之事其室家則躬織紝之勤相與

王業之根本

帝王所傳心法之要

太王文武之德可知

咨嗟嘆息習服乎艱難歌詠其勞苦此實王業之根本也如周公告成王其見于詩有若七月皆言農桑之候也其見于書有若無逸則欲其知稼穡之艱難知小人之依也帝王所傳心法之要端在乎此美哉周之家法也后妃之賢見于簡編其若姜女太妊太姒邑姜皆助其君子集勞于內以成風化之美觀后妃則太王文武之德可知矣以此垂世其後猶有幽王者惑褒姒而廢正后以召犬戎之禍而詩人刺之曰婦無公事休其蠶織故誦服之無斁之章則知周

惟唐最有法度

古人立個人樣

伐國之斧斨

之所以興誦休其蠶織之章則知周之所以衰

陳潛室曰復古惟唐得之世業府兵六典建官分晝措置最有法度其不傳遠者非作法不善自是家法不正無訓子孫耳古人所以兢業寅畏左規右矩者正欲立個人樣以爲守法之地耳

眞西山曰或者患國勢未張而欲振以威刑患財用未豐而欲益以聚斂謂誠信不如權譎謂忠信不如深刻有一于茲皆伐國之斧斨蠹民之螟蟊也

許魯齋曰孔子曰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猛則

不易之常道

理文若二而一道

得意可以沿革

民殘殘則施之以寬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是以和斯不易之常道也

禮樂

程子曰禮者理也文也理者實也本也文者華也末也理文若二而一道也文過則奢實過則儉奢自文至儉自實生形影之類也學禮者攷文以求先王之意得意乃可以沿革禮之本出于民之情聖人因而導之耳禮之器出于民之俗聖人因而節文之耳樂隨風氣至韶則極備若堯之洪水方割四凶方去

舜以聖繼聖
禮所以持性
禮之原在心
進人之遠無如禮樂
密察弘放

和有未至也及舜以聖繼聖治之極和之至故韶爲備

張子曰禮所以持性凡未成性能守禮已不畔道矣蓋禮之原在心禮者聖人之成法也能答曾子之問能教孺悲之學斯可以言知禮矣進人之遠無如禮樂文則要密察心則要弘放如天地自然從容中禮者盛德之至也　聲音之道與天地同和與政通蠶吐絲而商弦絕正與天地相應方蠶吐絲木氣盛商金之氣衰如木當盛時金氣却不衰便是不和不與

聖人之心與天合一
六經之道同歸
周官禮之綱領
中和是禮樂之本
禮樂無所不在

天地之氣相應
朱子曰聖人之心與天合一故行出此禮無一不與天合六經之道同歸而禮樂之用爲急遭秦絶學竟無全書其僅存者三禮而已周官一書固爲禮之綱領至義法度數則儀禮乃其本經而禮記郊特牲冠義等篇乃其儀疏耳
陳潛室曰禮只是個中樂只是個和中和是禮樂之本禮樂無所不在所謂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如何離得如盜賊至無道亦須上下有統此便是禮的

聖人所以合內外之道

教人者必以是為先

宗子有君道

朝廷之勢自尊

朝廷有有益

意纔有統屬便自聽從和睦這便是樂底意

魏鶴山曰人生莫不有仁義之性具乎其心禮儀三百威儀三千聖人所以合內外之道而節文乎仁義者也昔之教人者必以是為先

宗法

程子曰宗子有君道宗子無法則朝廷無世臣宗子立則人知重本朝廷之勢自尊矣

張子曰宗子若立則人人各知來處朝廷大有益是何也公卿各保其家忠義豈有不立朝廷之本豈有

韋家會法

至正大公之舉
聖人所不諱

不圖

程子曰凡人家法須令每有族人遠來則爲一會以合族雖無事亦當每月一爲之古人有花樹韋家會法可取也然族人每有吉凶等事更須與禮使骨肉之意常相通骨肉日疎者只爲不相見情不相接耳

陳北溪曰神不歆非類民不祀非族古人繼嗣大宗無子則以族人之子續之取其一氣脉相爲感通可以嗣續無間此亦至正大公之舉而聖人所不諱也後世理義不明人家以無嗣爲諱不肯顯立同宗之

祭晉一類

二者爲政之大權

聖君賢相持此

子多是育養異姓之兒陽若有繼而陰已絶矣春秋鄫子取莒公子爲後故聖人書曰莒人滅鄫非莒人滅之也以異姓主祭祀滅亡之道也秦以呂政絶晉以牛睿絶亦皆一類

謚法

程子曰勸得其道而天下樂爲善懲得其道而天下懼爲惡二者爲政之大權也然至要莫先于謚法何則刑罰雖嚴可警于一時爵賞雖重不及于後世惟美惡之謚一定則榮辱之名不朽故歷代聖君賢相莫

以勵世風

子厚欲復三代之禮

不持此以勵世風也
司馬涑水答程子書曰承問及張子厚謚倉卒奉對以漢魏以來此例甚多無不可者退而思之有所未盡竊惟子厚生平欲復三代之禮者也郊特牲曰古者生無爵死無謚爵謂大夫以上也檀弓記禮所由失以謂士之有誄自縣賁父始子厚官比諸侯之大夫則已貴宜有謚矣然曾子問曰賤不誄貴幼不誄長禮也惟天子稱天以誄之諸侯相誄猶爲非禮况弟子而誄其師乎孔子之沒哀公誄之不聞弟子復爲

君子愛人以禮

謚非子厚之志

周公奉君父以天道

寫神必欲其肖

柳子厚窺測得分數

之謚也君子愛人以禮今關中諸君欲謚子厚而不合古禮非子厚之志與其以陳文範陶靖節王文中子孟貞曜爲比曷若以孔子爲比乎

胡五峯曰昔周公作謚法合天下之公奉君父以天道耳孝愛不亦深乎所以訓後世爲君父者以立身之本也今夫以筆寫神者必欲其肖柰何以謚立神而不肖之乎是故不正之謚忠孝臣子不忍爲也

封建

程子曰封建之法本出于不得已柳子厚有論亦窺

帝王公天下之大端大本　聖人法天而不私已

測得分數秦法固不善亦有不可變者罷侯置守是也

胡五峯曰封建者帝王公天下之大端大本也聖人制四海之命法天而不私已盡制而不曲防分天下之地以與萬國而與英才共焉誠知興廢之無常不可以私守之也郡縣天下可以持承平不可支變故封建諸侯可以持承平可以支變故

朱子曰封建亦難膏粱子弟不學而居士民之上其爲害豈有涯哉且以漢諸王觀之荒縱淫虐豈可治

古人教養之故

學校禮義相先之地

改試爲課

民故主父偃勸武帝分王子弟而使吏治其國然積而至魏之諸王遂使人監守更存活不得及晉懲其弊諸王各使之典大藩總强兵相屠相戮沈們云監防太密則有魏之傷恩若寬去維勸又有晉之禍亂恐皆是無古人教養之故爾

學校

程子曰國子監爲學校禮義相先之地而月試使之爭請改試爲課有所未至則學官召而教之更不致定高下而又鐫解額以去利誘省繁文以專委任勵

先王教化爲盛

學校選舉之法

治心養氣之助

行檢以厚風教乃可耳
朱子曰聖王作民君師教以五典然又慮其遜而不知無以久而不壞也則爲之擇其民之秀者羣之以學較聯之以師儒開之以詩書成之以禮樂是以其教易明其學易成無遠不暨此先王教化之澤所以爲盛也　古者學較選舉之法始於鄉黨而達於國都若夫三代之教藝爲最下然皆有實用而不可缺其爲法制之畧又足以爲治心養氣之助而進于道德之歸此所以濟世務而興太平也

開設學校之本

士之所當用心

呂東萊曰學校之設非徒羣其類而習爲文辭也不農不商若何而爲士非老非釋若何而爲儒事親從兄當以何者爲法希聖慕賢當自何門而入道德性命之理當如何而明治亂興衰之故當何由而達故俾之講習立儒師之官以董正之此開設學校之本意士之所當用心也

眞西山曰按古教法二十五家爲閭閭有塾民朝夕處焉四閭爲族則歲之讀法者十有四法者大司徒所須之三物也士生斯時不待去桑梓而有學有師

古者作人之功

聖人求任輔相爲先

聖人任輔相之道

朝廷之務先于用人

明君無所用心

敬敏任恤則閭胥書之孝悌睦婣則族師書之古者作人之功如此

用人

程子曰自古聖王未有不以求任輔相爲先高宗得傅說而命之則曰濟川則舟楫歲旱作霖雨和羹惟鹽梅其相須倚賴如此此聖人任輔相之道也

劉元城曰朝廷之務莫先于用人然深居九重不能盡知臣下之邪正是以設諫官御史之職俾司耳目之任而採中外之公議故明君無所用心而賢不肖

郭君善善而惡惡

人君勞於求賢

明君恭己而成功

自辨知人則哲其道不過於此

齊桓公之郭問其父老曰郭何以亡父老曰以其善善而惡惡也桓公曰若子之言乃賢君也何至于亡父老曰不然郭君善善而不能用惡惡而不能去所以亡也

范蓁陽曰人君勞於求賢逸於任人古者疇咨僉諧然後用之苟得其人則任而勿疑乃可以責成功明君用人而不自用故恭己而成功多疑之君自用而不用人故勞心而敗事

名器之貴賤以其人

君子在朝則天下治

蓬生麻中

羅豫章曰名器之貴賤以其人何則授於君子則貴授於小人則賤名器之所貴則君子勇於行道而小人恥於下儕名器之所賤則小人勇於浮競而君子耻於求進名器可輕授哉君子在朝則天下必治

朱子曰蓬生麻中不扶而直白沙在泥不染而黑故賈誼之言曰習與正人居不能無正猶生長於齊之地不能不齊言也習與不正人居不能無不正猶生長於楚之地不能不楚言也

陸象山曰銖銖而稱之至石必謬寸寸而度之至丈

此可爲論人之法

明君付大任于是人

天下事迎刃而解

必差石稱丈量徑而寡失此可爲論人之法君較其節目而違其大綱則小人或得爲欺君子反被猜疑邪正賢否未免倒置矣

呂東萊曰明君將欲付大任于是人必納之於膠擾繁劇之地以觀其材處之於閒暇寞寂之鄉以觀其量使之當險阻艱難以觀其操使之當盤根錯節以觀其斷投之州縣磨之歲月習之既久天下事迎刃而解易易矣

許魯齋曰奸邪之人其爲心險其用術巧一於迎合

城狐社鼠

治道以用人爲先務

用人自知賢始

主心竊其勢以立巳之威濟其欲以結主之愛愛隆於上威擅於下大臣不敢議近親不敢言毒被天下此前人所謂城狐也社鼠也至是而求去之不亦難乎如宇文化及之佞太宗灼見其情而不能斥李林甫妬賢嫉能明皇洞見其奸而不能退邪之惑人如此可不畏哉　生民休戚繫于用人之當否用得其人則民賴其利失其人則民被其害自古論治道者必以用人爲先務

吳臨川曰治天下者在得人相天下者在用人用人

大學引秦誓深切戒嚴

善治以成就人才爲急務

自好賢始周公大聖也一食三吐哺一沐三握髮趙文子賢大夫也所舉管庫之士七十餘家好賢之臣能容人而天下治妬賢之臣不能容人而天下亂此大學引秦誓而深切戒嚴也

人才

程子曰善言治者必以成就人才爲急務故曰作新人才難變化人才易在君相用之耳

劉元城曰所謂長養成就人才非如今學校之類也但於人才愛惜保全之耳譬如富家養山林不旦旦

人主自爲社稷計

貴賤視世衰盛

人才傑然可觀

聖人德性用事

聖人圓成不偏

伐之始可爲棟梁之具若非時摧折之及至造屋無材可用也是愛惜人才乃人主自爲社稷計耳

楊龜山曰周之士貴非獨上貴之也士亦知自貴焉秦之士賤非獨上賤之也士亦輕自賤焉愚竊謂士之貴賤雖視世衰盛然其所以貴賤者皆其自取也

許魯齋曰傳記中人才傑然可觀以道理觀之只是偏才聖人則圓融渾全百理皆具古今人才多是血氣用事故多偏聖人純是　凡事只是明明德便自能圓成不偏

聖王能致天下之治

先生終不言

三代兩漢人才風俗

求賢

程子曰古之聖王所以能致天下之治無他術也朝廷至于天下公卿大夫百職群吏皆稱其任而已

君實嘗問先生云欲除一人給事中誰可爲者願爲光說一人先生曰相公何爲若此言也如當初泛論人才却可今旣如此某雖有其人何可言君實曰出于公口入于光耳又何害先生終不言

楊龜山曰三代兩漢人才之盛風俗之美取士以行不專以言故也今之舉士隨衆牒試于有司糊名謄

三代兩漢取士官人之法

薦士不問志之所欲

人君聯屬天下以成其身

六禮七教八政

卷較一日之長則所謂本其行者亦徒虛文而已謂宜別立一科稍倣三代兩漢取士官人之法斟酌損益要之無失古意而已

明道在鄠邑政聲流聞當路欲薦之朝而問其所欲對曰夫薦士者問才之所堪不問志之所欲

胡五峯曰人君聯屬天下以成其身者也內選九族之親禮其賢者表而用之外選五方之人禮其英傑引而進之　古者舉士于鄉自十年出就外傳學于家塾州序曰六禮也七教也八政也其資性近道才

大臣以一身任天下之重

尊主庇民之功

行合理者鄉老鄉吏會合鄉人于春秋之祭祀而書之三歲大比入其書于司徒謂之選士學于鄉較其書之如州序三歲大比入其書于樂正謂之俊士入國學三歲大比樂正升其精者于王謂之進士才之各當其職而後政事治風俗美也

朱子曰大臣以一身任天下之重非以其一耳目之聰明一手足之勤力爲能周天下之事也必有待于衆賢之助焉是以咨訪詢問取之于無事之時而舉伍較量用之于有事之日此所以成尊主庇民之功

本原之地在乎朝廷

天下萬事備盡于此

人君欲稽古以正名

于一時而流風餘韻稱思後世也

論官

程子曰四海之利病係于斯民之休戚斯民之休戚繫於守令之賢否然而監司者守令之綱也朝廷者監司之本也欲斯民之得所本原之地在乎朝廷而已

范華陽曰天地之有四時如周官之有六職天下萬事備盡于此人君欲稽古以正名苟不於周公未見其可也

縣令難全五善

民欺有三

爲政須是先平其心

吳臨川曰縣之於民最近令之禍患最大世固有廉者矣其見未明則爲吏所蔽雖廉何補亦有廉而且明者矣其心不明則自謂無取於民不臤於事而深刻嚴酷畧無惻隱之心亦不免於小疵或其心雖仁而短於剸裁而民不被其澤仁而不能故也或其才雖能而意之所向不無少偏能而未公故也

程子曰民之欺有三有爲利而欺者固可罪有畏罪而欺者在所恕事有類欺者在所察

南軒張曰爲政須是先平其心不平其心雖好事亦

問爲政寬猛如何

處事當如持衡若聖人之秤則常平

當官三事

天下之要言

錯如抑强扶弱豈不是好事往往只這裏便錯　問爲政寬猛如何曰若胸中着一寬字寬必有弊着一猛字猛必有弊處事當如持衡若聖人之秤則常平矣

呂東萊曰當官之法惟有三事曰淸愼勤知此三者則知所以持身矣然世之仕者臨事當財不能自克常自以爲必不敗持必不敗之意則無不爲矣然事常至於敗而不能自已司馬子微曰與其巧持于末孰若拙戒於初此天下之要言當官者先以暴怒爲

凡事只怕待

養誠心事君不欺之道

義命輕重之分

恐字衆妙之門

恐字敵災星

恐過事堪喜

戒事有不可當許處之心無不中前輩嘗言凡事只怕待待者許處之謂也　當官處事只務着實如塗擦文書追改日月重易押字萬一敗露得罪反重亦非所以養誠心事君不欺之道也　事有當死不死其詬有甚於死者後亦未必免死當去不去其禍有甚於去者後亦未必得安皆不知義命輕重之分也　恐之一字衆妙之門當官處事尤是先務若能清愼勤之外更行一恐何事不辦書曰必有恐其克有濟諺曰恐字敵災星少陵詩云恐過事堪喜此皆切於

利人之一端

兩字更無別法

人臣以忠信善道其君

事理爲世大法王沂公常說吃得三斗釅醋方做得
宰相亦言忍受得事

魯齋許曰推勘公事已得大情當其法不旁求深入是亦利人之一端也俗吏不達此理專以出罪爲陰德亦謬矣　居官臨事外有齟齬必內有窒礙內外相應毫髮不差只有反已兩字更無別法也

諫諍

程子曰人臣以忠信善道其君者須體納約自牖之意愛戚姬將易嫡庶是其所蔽也素重四老人之賢

教人者亦如此

古人齋戒告君

天下如人之一身

而不能致是其所明也留侯不攻其蔽而就其明高祖之所以從耳趙王太后愛其少子長君不使質齊是其蔽也愛之欲其富貴久長于齊是其所明也左師觸龍所以導之者亦因其明耳夫教人者亦如此而已夫鍾怒而擊之則武悲而擊之則哀誠意之感而入也告於人亦如此古人所以齋戒而告君也

范華陽曰天下如人之一身夫人必血氣周流無所壅底而後能存焉諫者使下情得以上通上意得以下達如氣血之周流一身也故言路開則治言路塞

哲宗憑檻折柳

伊川之諫可爲後世法

登對必先盟心

仗節死義于犯顏敢諫中求

則亂治亂者係乎言路而已

朱子曰伊川在經筵講罷未退哲宗忽起憑檻戲折柳枝進曰方春發生無故不可摧折伊川之諫其至誠惻怛防微慮遠既發乎愛君之誠其培養善端維植治本又合乎告君之道皆可以爲後世法

張南軒曰其每登對必先自盟心曰切不可見上喜便隨順將去恐一時隨順後來收拾不得上嘗曰仗節死義之臣難得其對曰陛下當于犯顏敢諫中求之若平時不能犯顏敢諫他日安望其仗節死義乎

為人須識綱目

諫之道有三難

周公致意之深

百王箴規之法

呂東萊曰大凡為人須識綱目詞氣是綱言事是目言事雖正詞氣不和亦無益諫之道有三難焉遠則勢不接疎則情不通驟則理不究周公設官三百六十各掌一事事必寓意而師氏之官實居虎門之左而詔王以媺實周公致意之深者昔周太史辛甲命百王箴王闕而虞人之箴獨傳竊意師氏之所儆必反復紬繹辭順意篤足以為百代箴規之法

眞西山曰欲諫其君者必先能受人之諫故大臣必以群下有言為救已之過而不以為形已之短可稱

人臣可稱宰相之度

萬世不易之法

二千年來亦無一人識

宰相之度矣

法令

程子曰孔子告顔囘乃通萬世不易之法此是于四代中舉一個大法使後人就上修之二千年亦無一人識者

劉元城曰善觀人之國者不觀其勢之盛衰而先察其令之弛張未論其政之醇疵而先審其令之繁簡惟其慮之既熟謀之已臧發之不妄而持以必行則堅如金石信如四時敷天之下莫不傾耳厭服此聖

聖人鼓舞万民之術

聖人愼重之意

法制非其人亦不行

人主制馭臣民之柄

人所恃以鼓舞萬民之術也書曰愼乃出令令出惟行弗惟反易曰渙汗其大號傳曰令重則君尊又曰國之安危在出令凡此皆聖人愼重之意

胡五峯曰法制者道德之顯耳有道德結於民心而無法制者為無用無用者亡（劉虞之類）有法制繫於民身而無道德者為無體無體者滅（暴秦之類）是故法立制定苟非其人亦不可行也

賞罰

劉元城曰人主制馭臣民之柄莫大於賞罰使賞必

處之中理能服其心
人主以天下爲度
君子長者之心
太平之功可立致

及於有功罰必加於有罪則四海竦然向風心服矣
范華陽曰人君賞一人而天下勸罰一人而天下懼豈其力足以勝哉處之中理而能服其心也
胡武夷曰人主以天下爲度者也所好當遵王道不可以私勞行賞所惡當遵王路不可以私怒用刑
呂本中曰賞必當功罰必當罪刻核之論也罪疑惟輕功疑惟重君子長者之心也以君子長者之心爲心則自無刻核之論太平之功可立致矣芝草生甘露降醴泉出皆此等忠厚和氣薰蒸所生

王道本乎人情

二者在審其初

王道本于誠意管仲亦有是處

王者純用公道孔孟規模自與人別

王霸

程子曰王道如砥本乎人情出乎禮義若履大路無復回曲霸者崎嶇反側於曲徑之中二者其道不同在審其初而巳苟以霸者之心而求王道之誠是衒石以爲玉也

楊龜山曰王道本於誠意觀管仲亦有是處但其意別耳如伐楚責以包茅不貢其言則是若其意豈爲楚不勤王但欲楚尊齊耳苟王者純用公道孔孟規模自與人別

孔子之意則同

利大而流長

文帝行王者之道

尹和靖曰孟子責管仲功烈之卑以不能行王道也孔子謂九合一匡以其功也孔孟之意則同舍此皆穿鑿也

胡五峯曰三王正名興利者也故其利大而流長五霸假名爭利者也故其利小而流近

羅豫章曰王者富民三代之世是也霸者富國齊晉是也至漢文帝行王者之道欲富民而告戒不嚴民反至於奢武帝行霸者之道欲富國而費用無節國反至於耗

義信禮爲國之本
子犯之爲晉公謀
仁心立政之本
聖人均田之要法
三王政立仁施

眞西山曰義信禮爲國之本不可一日離古之王者動必由之非有所爲而爲也子犯之爲晉公謀必曰示之義示之信示之禮則皆有爲而爲之矣王霸純駁之異不以此哉

田賦

胡五峯曰仁心立政之本也均田爲政之先也井田者聖人均田之要法也恩意聯屬姦宄不容農賦既定軍制亦明矣三王之所以王者以其能制天下之田里政立仁施雖匹夫匹婦如解衣衣之如推食食

佐贊乾坤化育之功

取用各當于義

九賦之入各有所待

之其於萬物誠有調燮之法以佐贊乾坤化育之功

理財

楊龜山曰先王所謂理財者非盡籠天下之利而有之也取之以道用之有節各當於義之謂也周官以九職任之而後以九賦歛之取之可為有道矣九賦之入各有所待如關市之賦以待王之膳服邦中之賦以待賓客之類是也邦之大用四府待之邦之小用外府受焉有司不得而侵紊之也下至工事芻秣之微冢宰以九式均節之雖人主不得而踰也

仁宗恭儉出於天性

四十二年如一日

錦繡珠玉焚於前殿

堯湯備之有素

節儉

劉元城曰仁宗恭儉出於天性故四十二年如一日也明皇初節儉後奢侈相去遼絕此正是一個識見耳夫錦繡珠玉世之所有也而乃焚之於前殿此好名之心也好名之心衰則奢侈必至矣

賑恤

劉元城曰昔堯有九年之水湯遇七年之旱而國無捐瘠之民者蓋備之有素而已

朱子曰先王之世使民三年耕必有一年之蓄故積

萬世之良法
常平未嘗不善
救荒有兩說
賑饑無奇策
三事奪造化之功

之三十年則有十年之蓄而民不病于凶荒此可謂萬世之良法矣其次則漢之所謂常平者其法亦未嘗不善也　自古救荒有兩說第一是感召和氣以至豐穰其次只有蓄儲之計若待他饑時理會更有何策　賑饑無奇策不如講求水利到賑濟時成甚事

禎異

程子曰世有三事至難可以奪造化之功為國而至於祈天永命養形而至於長生學而至於聖人此三

人謀與天地相終始

人君天命之主

事功夫一般分明人可以勝天故闡朗有罔能過曆泰止二世之說誠有此理關子明推步吉凶必言致之之由與處之之道曰大哉人謀其與天地相終始乎故雖天命可以人勝也

胡五峯曰變異見於天者理極而通數窮而更勢盡而反氣滋而息興者將廢成者將敗人君者天命之主所宜盡心也

朱子曰商中宗時有桑穀並生于朝能用巫咸之言恐懼修德而商道復興高宗祭成湯之廟有飛雉升

聖王變災爲祥

文景克承天心

兵陣先須立定家計

鼎耳而鳴用祖己之言克正厥事不敢荒寧而享國亦久古之聖王遇災而懼故能變災爲祥其效如此

許魯齋曰三代而下稱盛治者無若漢文景然當時如日食地震山崩水潰長星慧星孛星之類未易遽數文景克承天心消彌變異今年下詔勸農桑也恐民生之不遂明年下詔減租稅也慮民用之或乏宜其民心得和氣應也

論兵

程子曰兵陣須先立定家計然後以遊騎旋旋量力

兵陣合内外之道

韓信只是分數明

亞夫亦未盡善

其次節制之嚴王者之兵未嘗以術勝人

分外面與敵人合此便是合内外之道若遊騎太遠則却歸不得至如聽金鼓聲亦不忘却自家如何符堅一敗便不可支持無本故也韓信多多益辦只是分數明而已亞夫軍中夜驚堅卧不起夫不起善矣猶夜驚何也亦是未盡善

楊龜山曰甘誓云左不攻於左汝不恭命右不攻於右汝不恭命弗用命則孥戮之牧誓曰不愆于六步七步乃止齊焉不愆於四伐五伐六伐乃止齊焉其節制之嚴如此王者之兵未嘗以術勝人然亦不可

諸葛亮李靖爲知兵

擇將須是具大眼力

黃石公有一秘法在人間

以計敗後世惟諸葛亮李靖爲知兵如諸葛巳死司馬仲達觀其行軍管壘不覺嘆服而李靖惟以正出奇此爲得法制之意而不務僥倖者也

朱子曰擇將之術當無事之時須是具大眼力如蕭何識韓信方得

呂東萊曰後世用兵者以爲黃石公一書無與爲比不知黃石公未出之先三代之兵一舉而無敵天下兵書何在黃石公有一秘法在人間人自不識三代之得天下亦不過此道惟一仁字耳

馬燧練成精卒

馬隆立標揀試

人主得以養其仁心

天子以好生爲德

有司以執法爲公

眞西山曰古之用武者不急于治兵而急于擇將將之勇怯兵實係焉天下無必勝之兵而有不可敗之將其用兵也既募之後有紀律焉馬燧之練成精卒是也方募之始有揀擇焉馬隆之立標揀試是也

論刑

楊龜山曰古者司寇以獄之成告于王王命三公參聽之三公以獄之成告于王王三宥然後致刑故人主得以養其仁心夫宥之者天子之德而刑之者有司之公天子以好生爲德有司以執法爲公則刑不

張徐以恕求情

典獄之官以有功爲法

治獄不得其平有數說

濫矣

羅豫章曰朝廷立法不可不嚴有司行法不可不恕漢張釋之唐徐有功以恕求情者也常哀一切用法四方奏請莫有獲者天下後世典獄之官當以有功爲法以哀爲戒

張南軒曰治獄所以不得其平者蓋有數說吏與利爲市固所不論而或矜巧智以爲聰明持姑息以惠奸慝上則視大官之趨向而重輕其手下則惑胥吏之浮言而二三其心不盡其情而一以威怵之不原

皐陶見道甚明群聖所宗

此事正是學者用工處

孔子大舜寬仁之實

其初而一以法繩之如是而不得其平者抑多矣

陸象山曰獄訟惟得情為難唐虞之朝惟皐陶見道甚明群聖所宗舜乃使之為士易象曰君子以明庶政無敢折獄賁乃山下有火火為至明然猶無敢折獄此事正是學者用工處噬嗑離在上則曰利用獄豐離在下則曰折獄致刑蓋貴其明也　夫五刑五用古人豈樂施于人哉天討有罪不得不然耳舜有四裔之罰孔有兩觀之誅蓋觀孔子大舜寬仁之實者于此見矣

三王禦四夷之上策

孔子所以答言偃之問

夷狄

胡五峯曰中原無中原之道然後夷狄入中原也中原復行中原之道則夷狄歸其地矣制井田所以制國也制侯國所以制王畿也王畿安彊萬國親附所以保衛中夏禁御四夷也先王建萬國親諸侯高城深池徧天下四夷雖虎猛狼貪安得肆其欲而逞其志乎此三王禦四夷之上策也王公設險以守其國孔子所以書于習坎之象也城郭溝池以爲固孔子所以答言偃之問也

聖王制禦夷狄之道

四君未嘗事遠畧

朱子曰周之文武以天保治內采薇治外其後中微小雅盡廢四國交侵宣王側身修行任賢使能內修政事外攘夷狄而周道燦然復興然後知古先聖王所以制禦夷狄之道其本不在威强而在德業其備不在邊境而在朝廷其具不在兵食而在紀綱蓋决然矣

許魯齋曰周之成康漢之文景四君者未嘗事遠畧也治吾所當治而已亦不爲夷狄所敗

眞西山曰中國有道夷狄雖盛不足憂內治未修寇

狄雖微有足畏蓋古者五胡之紛擾與單于爭立之事同而拓拔氏之東西與匈奴之分南北亦無以異然宣帝因呼韓之變而益強其國劉石苻姚之變晉迄不能成寸功光武因南單于之歸拓地千里而侯景內附遣以召蕭梁之釁光武之政修而梁晉之政失也

詩　贊　銘

邵子觀物詩　地以靜而方天以動而圓既正方圓體還明動靜權靜久必成潤動極必成然潤則水體

體後用先

此日不再得

具然則火用金水體以氣受火用以薪傳體在天地
後用起天地先
楊龜山曰此日不再得頹波注扶桑躚躚黄小群毛
髮忽已蒼願言媚學子共惜此日光術業貴及時勉
之在青陽行矣慎所之戒哉畏迷方舜跖善利間所
差亦毫芒富貴如浮雲苟得非所臧貧賤豈吾羞逐
物乃自戕胼胝奏艱食一瓢甘糟糠所逢義適然未
殊行與藏斯人已去沒簡編有遺芳睎顏亦顏徒要
在用心剛譬猶千里馬駕言勿徬徨驅馬日云遠誰

異趣均亡羊

謂阻且長末流學多岐倚門誦韓莊出入四寸間雕鐫事詞章學成欲何用奔趨利名場挾策慱塞遊異趣均亡羊我懶心意衰撫事多遺忘念子方妙齡壯圖宜自強至寶在高深不憚勤梯航泝洄定何求所得安能常萬物備吾身求得舍即亡雞犬猶知尋自棄良可傷欲爲君子儒勿謂吾言狂

感興　朱子

崑崙大無外旁礴下深廣陰陽無停機寒暑互來往皇羲古聖神妙契一俯仰不待窺馬圖人文已宣朗

人文宣朗

無極翁

凝氷焦火

渾媚山輝

渾然一理貫昭晰非象罔珎重無極翁爲我重指掌此言天地運行有理以爲之王人心妙不測出入乘氣機凝氷亦焦火淵淪復天飛至人秉元化動靜體無違珠藏澤自媚玉韞山含輝神光燭九垓玄思徹萬微塵徧今寥落漢息將安歸此言人心出入之機涇舟膠楚澤周綱巳凌夷況復王風降故宮黍離離玄聖作春秋哀傷實在茲祥麟一以踣反袂空漣洏漂淪又百年僭侯荷爵珪王章久巳喪何復嗟嘆爲溫公述孔業託始有餘悲拳拳信忠厚無乃迷先幾梅岩胡氏曰致堂謂陰凝氷堅喦百載矣雖無王命

致堂知幾之論

出師驚四方

狄張取日功

夫誰與抗此知幾之論也東京失其御刑臣夷天綱西園植姦穢五族沉忠良青青千里草乘時起陸梁當塗轉凶悖炎精遂無光桓桓左將軍仗鉞西南疆伏龍一奮躍鳳雛亦飛翔祀漢配彼天出師驚四方天意竟莫囘王圖不偏昌晉史自帝魏後賢蓋更張世無魯連子千載徒悲傷此言漢室君臣之失秉史筆者不能斥魏尊蜀晉陽啓唐祚王明紹巢封垂統已如此繼體宜昏風麀聚瀆天倫牝晨司禍凶乾綱一以墜天樞復崇崇淫毒穢宸極虐焰燔蒼穹向非狄張徒誰辦取日功云何歐陽子秉

萬古開群蒙
太乙有常君
萬世立人紀
秋月寒水

筆述至公唐經亂周紀凡例孰此容侃侃范太史受說伊川翁春秋二三策萬古開群蒙此言唐君臣之失秉史筆者不能斥武后而尊唐微月墜西嶺燦然衆星光明河斜未落斗柄低復昂感此南北極樞軸遥相當太乙有常君仰瞻獨煌煌中天照萬國三辰環侍旁人心要如此寂感無邊方　放勲始欽明南面亦恭已大哉精一傳萬世立人紀猗與歎日躋穆穆歌敬止戒熬光武烈待旦起周禮恭惟千載心秋月照寒水魯叟何常師删述存聖軌　大易圖象隱詩書簡編訛禮樂矧交

瑤琴寳匣　龍門遺歌　一言挈衆領　刀圭入口

喪春秋魚魯多瑤琴空寳匣絃絕將如何與言理餘韻龍門有遺歌此言六經無傳惟伊川能繼之龍門伊川晚年架室于上以著書言龍門包濂溪明道矣顏生躬四勿曾子日三省中庸首謹獨衣錦思尚絅偉哉鄒孟氏雄辯極馳騁操存一言要爲爾挈衆領丹青著明訓今古番煥炳何事千載餘無人踐斯境　飄飄學仙侶遺世在雲間盜啓玄命秘竊當生死關金鼎蟠龍虎三年養神丹刀圭一入口白日生羽翰我欲往從之脫屣諒非難但恐逆天理倫生詎能安此言仙學之失西方論緣業卑卑諭群愚流傳世

名言超有無

三十六宮都是春

代久梯接凌空虛顧瞻指心性名言超有無捷徑一以開靡然世爭趨號空不踐實躓彼荊榛塗誰哉繼三聖爲我焚其書此言佛學之失

觀物 邵子

耳目聰明男子身洪鈞賦予不爲貧須探月窟方知物未躡天根豈識人乾遇巽時爲月窟地逢雷處見天根天根月窟閑來往三十六宮都是春以乾一兌二等筭之有三十六以乾三畫坤六畫八卦共筭之亦三十六

首尾吟

月梧風柳

月到天心處

丹壽斯民

堯夫非是要吟詩詩是堯夫可愛時實鑑造形難隱髮鸞刀迎刃豈容絲風埃若不來侵路塵土何由得上衣欲論誠明是難事堯夫非是愛吟詩此借物形容本體人欲不能惑

月到梧桐上風來楊柳邊院深人復靜此景共誰言　月到天心處風來水面時一般清意味料得少人知此借物形容聖人本體清明

謝王佺寄丹

至誠通聖藥通靈遠寄衰翁濟病身我亦有丹君信否用時還解壽斯民

芭蕉　張子

芭蕉心盡展新枝新卷新心暗已隨願學新心養新德旋隨新葉起新知此借物形容人心生生之理無窮

仁術　邵子

在昔賢君子存心每欲仁求端從有術及物豈無因惻隱來何自虛明覺處真擴充從此念福澤遍斯民入井倉皇際牽牛觳觫辰向來看楚越今日備吾身

秋日　程子

閑來無事不從容睡覺東窗日已紅萬物靜觀皆自

滿目雲山

明珠良玉

得四時佳興與人同道通天地有形外思入風雲變態中富貴不淫貧賤樂男兒到此是豪雄

龍門道中 邵子

物理人情自可明何嘗戚戚向平生卷舒在我有成筭用舍隨時無定名滿目雲山俱是樂一毫榮辱不須驚侯門見說深如海三十年前掉臂行 下有黄泉上有天人人許住百來年還知虛過死萬遍却是不曾生一般要識明珠須巨海如求良玉必名山先能了盡人間事然後方言出世間

一點自分明　青山綠樹　垢盡明見

○忽忽閑拈筆時時樂性靈何嘗無對景未始便忘情句會飄然得詩因偶爾成天機難狀處一點自分明

水口行舟 朱子

昨夜扁舟雨一簑滿江風浪夜如何今朝試揭孤蓬看依舊青山綠樹多

詠開窗

寶鑑當年照膽寒向來埋沒大無端祇今垢盡明全見還得當年寶鑑看

天光雲影　中流自在　無邊光景

觀書有感

半畝方塘一鑑開天光雲影共徘徊問渠那得清如許為有源頭活水來　昨夜江邊春水生蒙衝巨艦一毛輕向來枉費推移力此日中流自在行

春日

勝日尋芳泗水濱無邊光景一時新等閑識得東風面萬紫千紅總是春

敬義堂

高臺巨牓意何如住此知非小丈夫浩氣擴充無內

心月同孤 一

親見伏羲 一

外肯誇心月夜同孤

答袁機仲論啓蒙

忽然夜半一聲雷萬戸千門次第開若識無心含有象許君親見伏羲來

心經贊

舜禹授受十有六言萬世心學此其淵源人心伊何生於形氣有好有樂有忿有懥唯欲易流是之謂危須臾或放衆匿從之道心伊何根于性命曰義曰仁曰中曰正唯理無形是之謂微毫芒忽失其存幾希

一者之間曾弗容隙察之必精如辯白黑知及仁守相爲始終唯精唯一唯一故中聖賢迭興體姚發姒（禹姓姒 舜姓姚）持綱挈維昭示來世戒懼謹獨閑邪存誠曰忿曰慾必窒必懲上帝實臨其或敢貳屋漏雖隱寧使有愧四非當克如敵斯攻四端既發皆擴而充意必之萌雲捲席撤子諒之生春噓物茁鷄犬之放欲知其求牛羊之牧濯濯是憂一指肩背孰貴孰賤簞食萬鍾辭受必辯克治存養交致其功舜何人哉期與之同維此道心萬善之主天之與我此其大者歟

靈龜珙璧

趨杞履持

疑獨難窮

之方寸太極在躬散之萬事其用弗窮若寶靈龜若奉珙璧念茲在茲其可弗力相古先民以敬相傳操約施博孰此爲先我來作州茅塞是懼爰輯格言以滌肺腑明窗棐几清晝爐熏開卷肅然事我天君

志道齋銘 朱子

曰趨而杞者孰履而持曰饑而寒者誰食而衣故道也者不可須臾離子不志於道獨罔罔其何之

據德齋銘

語道術則無往而不通談性命則疑獨而難窮唯其

厚于外而薄于内故無地以崇之

依仁齋銘

舉之莫能勝行之莫能至雖欲依之安得而依之為仁繇已而繇人乎哉雖欲違之安得而違之

游藝齋銘

禮云樂云御射數書俯仰自得心安體舒是之謂游以游以居嗚呼游乎非有得内孰能如此其自得而有餘乎

性理奥卷之十終

淺田先生遺物

大口直良識